

新

唐

書

三四

周王鄧陳劉趙二楊顧列傳第一百十一

唐書一百八十六

宋 祁 奉

敕 撰

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曾祖待選爲曾城安祿山反率縣人拒戰死之
祖光濟事辛盧節度希逸爲牙將每戰得攻曾城者必手屠之歷左蕃善大
夫從李洧以徐州歸天子父懷義通書記擢累檢校工部尚書天德西城防
禦使以徙城事不爲宰相李吉甫所助以憂死寶藉蔭爲千牛備身天平節
度使昭循嘗爲懷義參軍寶幼爲部將會昌時選方鎮才校入宿衛與高
駢皆隸右神策軍歷良原鎮使以善擊毬俱補軍將駢以兄事寶寶彊毅未
嘗誑意於人官不進自請以毬見武宗稱其能擢金吾將軍以毬喪一目進
檢校工部尚書汪原節度使務耕力聚糧二十萬斛號良將黃巢據宣歙從
寶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討使巢聞出采石略揚州僖宗入蜀加檢校司空
時群盜所在盤結柳超據常孰王叔據崑山王騰據華亭宋可復據无錫寶
練卒自守發杭州兵戍縣鎮判八都石鏡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陳晟主之於
潛都吳文舉主之鹽官都徐及王之新登都杜稜主之唐山都饒京主之富
春都文禹主之龍泉都凌文舉主之中和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天
下租庸副使封汝南郡王寶和裕喜接士以京師陷賊將赴難益募兵號後

樓都明年董昌據杭州柳超自常熟入睦州刺史韋諸殺之四年餘杭鎮使
陳晟攻諸諸以州授晟寶子璵統後樓都厚存不能馭軍部伍橫肆寶亦稍惑
色不卹事以壻楊茂實爲蘇州刺史重斂人不聊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
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邪署汙垣牖去詔以王蘊代載載留潤州初鎮海
將張郁以擊越事寶光啓初劇賊剽苴山寶遣郁領兵二百戍海上郁醉而
叛王蘊謂州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將拓拔從討定之郁
保常熟因攻常州刺史劉革迎降衆稍集寶遣將丁從實督兵攻之郁走海
陵依鎮過使高靈朝從實遂據常州及董昌從義勝軍節度使寶永制擢杭
州都將錢鏐領州事宣州賊李君旺陷義興守之是時右散騎常侍沈誥使
至江南負田令孜勢震暴州縣嗣襄王下令搜令孜黨寶收誥及趙載殺之
高駢領鹽鐵辟寶子佶爲支使寶亦表駢從子在幕府駢爲都統囑文不禮寶
寶衝之帝在蜀淮南絕貢賦謾言道浙西爲寶剽阻帝知其誣不直駢自是
顯隙駢出屯東塘約西定京師寶喜將赴之或曰高氏欲圖公地寶未信駢
遣人請會金山謀執寶寶答曰平時且不聞培上會況上蒙塵宗廟焚辱寧
高會時耶我非李康不能爲人作功勳欺朝廷也駢遣人切讓寶亦詬絕之
會部將劉浩刀顯與度支催勸使太子左庶子薛勣叛寶方寢外兵格鬪火

照城中寶鑑出諭曰爲吾用則吾兵否則寇也六州皆我鎮何往不適乃自
青陽門出奔士大掠官屬崔綰陸鏐田倍皆死浩奉頤領府事實至奔平壤
駢饋以壑葛諷其且亡也寶抵于地曰公有呂用之難方作無謂我即奔常
州依丁從實召後樓都無一士至者錢鏐遣杜稜成及攻薛頤稜子建徽攻
從實聲言迎寶擊破賊君旺取船八百艘遂圍常州從實奔海陵鏐具囊鞬
迎寶舍檀亭未幾殺之不淹月而駢爲畢師鐸所囚寶死年七十四贈太保
鏐以杜稜守常州又德元年按潤州劉浩亡不知所在執朗剖其心祭寶使
阮結守潤州楊行密招高霸而張郁丁從實皆死初黃巢平時溥遣小史李
師悅上符璽拜湖州刺史昭宗時遷忠國軍節度使董昌反師悅連和與鏐
有隙而結好於行密安仁義次潤州復助之乾寧三年卒子繼徽代以地附
行密其將沈攸謂不可繼徽乃奔揚州陳晟據睦州十八年死弟詢代立畏
鏐忌已因徐綰亂與田頔通鏐到桐廬隸杭州詢遂絕鏐攻成溪鏐使方永
珍擊詢天祐元年行密遣將闞陞陶雅救之執鏐弟鎰大將王求顧全武等
未幾鏐將楊習攻婺州詢乃奔楊渥渥以金師會守之及鏐破衢州師會走
鏐取其地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籍神策軍家勝業里爲天下高貴父宗巧射利後靡

自秦僮千人以此奮累除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遙領興元節度使處存自
右軍鎮使歷檢校刑部尚書定州制置使累遷義武節度使黃巢陷京師處
存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乘輿外約王重榮連盟進屯
渭橋而涇州行軍司馬唐弘夫亦屯渭北詔處存檢校尚書右僕射督戰俄
拜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每痛國難未夷語輒流
涕軍中多處存義愈爲之用素善李克用又故婚好遣使十輩曉譬迎勸卒
共平京師王鐸差興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爲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爲第一
遷檢校司空復出兵二千屬大張公慶會諸軍捕巢秦山滅之進檢校司徒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田令孜討王重榮徙處存節度河中上書言重榮有大
功不可改易搖諸侯之心不納趣上道軍次晉州刺史冀君武閉門不內而
重榮拒詔處存臨事通便宜有大將風幽鎮兵悍馬彊其地執也而易定介
於其間侵軼歲至及李匡威得志謀并取之處存善脩鄰驩內撫民有恩痛
折節下賢協穆太原以自助遠近同心歲時講兵與諸鎮抗無能侵軼者累
加侍中檢校太尉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師謚曰忠肅三軍迹河朔舊事推
子郃由副使爲留後昭宗從之累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又進太保光化三年朱全忠使張存勗攻幽州以瓦橋寧遼道和溝關部

方與劉守光厚乃卑叔處直兵擾其尾令騎將甄瓊章以義豐而存劄游奔騎已至且戰且引十餘里執瓊章而氏叔琮下深澤執大將馬少安圍祁州屠之斬刺史楊約休兵十日處直壁沙河存劄軍河北挑戰處直不出涉河乃戰處直大敗亡大將十五士死者數萬存劄收械甲以賦戰士而焚其餘遂圍定州郛斬親吏梁汶移書存劄且請盟俄而外郛陷郛以其族奔太原使處直主留後全忠亦至處直辟曰弊邑事上未嘗不忠事鄰未嘗不禮弗虞君之見攻也全忠責何故事克用荅曰太原藉兄弟之舊修好往來常道也君苟為罪請改圖全忠許之處直以從孫為質上所持節即獻絹三十萬具牛酒犒師存劄取成而還全忠表處直為節度留後檢校尚書左僕射郛至太原克用表為檢校太尉卒處直字允明天復初為太原郡王

鄧處訥字冲韞邵州龍潭人少從江西人閔頊防秋安南中和元年還道潭州逐觀察使李裕召諸州戍校徇曰天下未定今與君等安護州邑以待天子命若何衆稱善乃推頊為留後謹謂諸朝僖宗方在蜀遣使者撫慰當是時撫州刺史鍾傳據洪州議者欲二盜相噬即復置鎮南軍擢頊節度使頊悟不受命更為檢校尚書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以處訥為邵州刺史叻州武陵人雷滿者本漁師有勇力時武陵諸蠻數叛荆南節度使高駢擢滿為裨

將將鎮蠻軍從駢淮南逃歸與里人區景思獵大澤中嘯天命少年千人署
伍長自號即團軍推滿為帥景思為司馬襲州殺刺史崔者詔授朗州兵馬
留後歲略江陵焚廬落劫居人俄進武貞軍節度使先是陝溪人周岳與滿
狎因獵宰肉不平而鬪詔殺滿不克見滿已據州悉眾趨衡州逐刺史徐顯
詔授衡州刺史石門峒酋向瓌聞滿得志亦集夷獠數千屠牛勞眾操長刀
拓弩寇州縣自稱助北團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項既疆大且治
人有恩哀徐顯窮率兵納之向瓌召梅山十峒獠斷邵州道項掩其營周岳
羸軍誘戰項憤在中故大敗淮西將黃皓殺項岳聞亂以輕兵入潭州自稱
欽化軍節度使處訥聞之哭諸將入弔處訥曰與君等荷僕射恩若合一州
之兵問周岳罪奈何眾曰善於是礪甲訓兵積八年結雷滿為援攻岳斬之
自稱留後昭宗詔拜武安軍節度使不三日會劉建鋒馬殷兵至攻澧陵處
訥遣邵州豪桀將助鄧繼宗率兵三千斷龍回關勛以牛酒犒師殷說勛曰
劉公勇智絕人術家言當興翼軫間今精兵十萬攻必下戰必克收敗眾以
餉軍公哀鄉兵扞關殆矣不如下之富貴可得也勛謂然又其下畏建鋒虐
夜棄甲走建鋒至關曰此天意也盡用邵旗鎧趨潭州守者以為勛軍納之
既入處訥方宴執而殺之建鋒許勛賞未及行遣請弗許勛怒率鄧繼宗攻

湘鄉取邵州進壁定勝武安建鋒使躬督諸將擊之躬大敗走江澣鄉人夏
侯陟教躬以奇兵出迪田踰澗山據江爲壁伏兵于恭誘勛度江勛見士未
陣爭出鬪躬分兵襲其壁壁頓江軍夾擊勛大敗拔定勝一壁進圍邵州未
下而建鋒死躬代爲節度使勛請和不許卒禽勛斬之是時道州蠻酋蔡結
何夔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宿人曾景仁從黃巢爲盜至廣州病不能去以
千騎留連州衆飢從蔡結求糧乃相倚杖與州戍將黃行存誘工商四五千
人據連州郴人陳彥謙殺刺史董岳發官帑募士自稱都統勝兵四千零陵
人唐行旻乘巢亂爲衆自防盜永州殺刺史鄭蔚與景仁合從數遣謀躬虛
實完壘自守躬遣將李瓊攻永州殺行旻李瑒攻道州蔡結約峒獠爲援久
不勝謀曰蠻所持林藪耳乃屯大川伐山焚林獠驚走城陷執蔡結何夔躬
斬之李瓊出耒陽常寧攻郴州陳彥謙出戰軍亂不能陣斬彥謙進圍連州
曾景仁棄城守三日不下夜焚其門入之景仁自刺死瑒字公謹滿字秉仁
岳字峻昭行旻字昌圖滿不脩飭每宴使客抵寶器潭中曰此水府也蛟龍
所憑吾能沒焉乃裸入水俄取器以出累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間荆南節度使成汭兵出襲江陵入之焚樓船殘
墟落數千里無人跡弟彥恭結忠義節度趙匡疑以逐彥威據江陵匡疑弟

匡明擊之還走即州

陳儒江陵人世為牙右職廣明元年以鄭紹業為荆南節度使時即州刺史段彥謩言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僖宗入蜀召紹業還行在彥謩代節度彥謩言與節度軍朱敬政不平謀殺之敬政覺先率兵入其府彥謩方寢拔劍縱城奔親軍壘不得入彥謩曰而等負我俄見言親屬僚佐皆死敬政以少尹李燧為留後且誣彥謩以罪帝遣中人似先元錫王魯琪慰撫密戒曰若敬政可誅誅之以爾代而魯琪為副敬政盛兵出迎元錫等不敢發而還復詔鄭紹業為節度使逗留不進敬政署儒領府事明年遷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進檢校右僕射敬政有悍卒三千號忠勇軍具其儒不能制初紹業將申屠琮率兵五千援京師既歸儒告以忠勇燒琮請除之大將程君從聞之率眾奔澧州琮追斬百餘人軍乃潰已而琮復領軍雷滿二以兵薄城儒厚啖以利乃去淮南將張瓌韓師德據復岳二州自署刺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共擊滿師德兵上峽大略去瓌引兵逐儒儒將奔行在既又劫還囚之瓌滑州人暴勇而殘荆故將夷戮幾盡時以楊玄晦代敬政監軍召敬政還成都懼帝治前罪稱疾自解前此數殺大將富商故積賄每曝衣紈繡不可計瓌見心動遣卒賊之敬政衣黃衣盜刺其腹死

秦宗言來寇馬步使趙匡欲奉儒出環覺之殺匡而絕儒食七日死環固壘
二歲推蘇皆盡米斗錢四十千計杯而食號為通腸疫死者爭啗其尸縣首
于戶以備饑軍中甲鼓无遺夜擊闔為警宗言不能下乃解去二年宗權遣
趙德諱攻環環求救於歸州刺史郭禹禹率峽州刺史潘章解圍明年德諱
又至諸將困于戰城遂陷環死人无識者併尸于井復州長史陳璠從環至
江陵密斷環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

劉巨容徐州人為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投歸授埭橋鎮遏使浙西突陣將王
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筒箭射郢死拜明州刺史徙楚州團練使黃巢亂江淮
授蘄黃招討副使徙襄州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巢據荆南俄遷山南
東道節度使以扞巢屯團林江西招討使曹善政與巨容守荆門關與賊戰
巨容偽北巢追之伏興林樾間賊大敗執賊將十二人轉鬪一舍虜獲不可
計巢浮江東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八以功遷檢校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
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賊為
富貴作地諸將謂然故巢復熾及陷兩京巨容合諸道兵討之授南面行營
招討使累兼天下兵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檢校司空封彭城縣侯巨容
明更治時僖宗在蜀公鄉多因巨容護赴行在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為

禁軍所逐引麾下東出襄鄧秦宗權遣趙德諱谷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始揚州人申屠生能化黃金高駢客之為呂用之所潛亡奔襄漢駢遣吏捕得生見巨容自言其術巨容留不遣因令孜之弟道襄州巨容出金夸之及在蜀匿生使術不得傳令孜恨之龍紀元年殺巨容夷其宗生并死巨容部將馮行襲者均州武當人以謀勇稱里中中和初鄉豪孫喜聚眾數千人謀攻城行襲伏士江隩以單舟迎喜曰州人思得將軍久矣顧將軍兵多必剽掠若留眾江北以輕騎進我為鄉導城可下喜信之既度江吏出迎伏甲興行襲擊喜斬之眾皆潰行襲乘勝逐刺史呂燿據均州巨容因表為刺史帝在蜀均之右有長山當襄漢負道有劇賊據險劫獻物行襲平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為行軍司馬使領兵搃谷口以通秦蜀鳳翔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行襲攻之昭宗即授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將襲京師道金商行襲迎戰破之就擢我昭軍節度使朱全忠圍鳳翔神策中尉韓全誨遣中人二十輩督江淮兵過其州行襲方附全忠盡殺之收詔書送全忠天祐二年王建遣將王思綰攻行襲敗其兵州大將金行全出降行襲奔均州建以行全為子更名宗即授觀察使以渠巴開三州隸之宗即不能守焚鄆邑去全忠以行襲不足禦建遣別將屯金州行襲議徙

我昭軍於均州以金房為隸全忠以金人不樂行襲以馮恭領州罷防禦使而發我昭軍

趙德諱蔡州人從秦宗權為君將以討黃巢功授申州刺史光啓初與秦誥鹿夏文弘合兵攻襄州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宗權假德諱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進攻荆南未收寶貨留裨將王建肇守之遺人纔數百室明年歸州刺史郭禹來討建肇納之奔黔州德諱失荆南又度宗權必敗舉地附朱全忠全忠方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即表以自副加忠義軍節度使宗權平加中書令封淮安郡王卒子匡凝嗣字光儀由唐州刺史自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昭宗即授節度使不三年以威惠聞累遷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匡凝矜嚴盛飾前後持鑑自昭全忠之敗清口匡凝與奉國節度使崔洪河東李克用淮南楊行密約合兵攻全忠會方城鎮過使度軫奔全忠發其謀全忠移書切責使氏叔琮攻唐州刺史趙匡璠降進圍隋州執刺史趙匡璠斬首五千級按鄧州執刺史國湘匡疑懼乞盟全忠使親將陳俊王紳入叔琮軍崔洪留之紳亡歸洪與行密欲邀友恭軍不克會河東客伊超使淮南還過蔡洪亦留之因是并俊送全忠以部將苛拘為解遣兄賢入質全忠還之質洪子於汴全忠使賢調蔡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不悅殺賢洪懼驅民趨申

州遂奔行密麾鼓百餘里武昌杜洪邀之弗及蔡士多亡去從者纔二十人天祐元年封匡凝為楚王時諸道不上供唯匡凝歲貢賦天子全忠方圖天下遣人諭止之匡凝流涕曰吾為國異翰渠敢有他志副使王筠勸絕全忠全忠怒出兵攻之弟匡明大破汴軍於鄧州因勸匡凝與王建連和及荆南成納敗匡凝取江陵表匡明為荆南節度留後有詔拜檢校司徒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全忠以其兵可圖也乃使揚師厚攻匡凝自將中軍繼之屯臨漢匡凝遣客謝囚不遣敗荆南救兵俘其將金圭循江而南師厚繇陰谷伐木為梁匡凝以兵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燔州單舸夜奔揚州行密見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輸於賊今敗乃歸我邪筠自殺全忠以師厚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遂趨江陵匡明亦謀奔淮南子永規諫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二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謂然乃趨成都王建待以賓禮授武信軍節度使分其眾為崇義勇義順義廣義四都全忠遂有荆南

楊守亮曹州人本姓些名亮與弟信俱從王仙芝為盜亮身長七尺餘色如鐵仙芝死又事徐唐莒劫剽洪饒二州楊復光平江西得其兄弟養為假子以信養於弟復恭家曰守亮守信復恭收京師守亮以戰多拜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保守信興平軍節度使高平中書門下平章事復恭又以假子

守貞為龍劔節度使守忠為武定軍節度使守厚為綿州刺史初朱玫取興鳳州號州刺史滿存以兵赴行在復收二州昭宗擢為感義軍節度使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復恭四假子及利閬觀察使席儔等共攻王建建軍已圍楊晟分軍逼守厚軍未成列而敗先是守貞守忠聞建兵出拔衆奔綿州并力共攻東川弗勝建將華洪以兵萬人壁綿州之郊敗守忠守厚二人分道行收兵趨閬州始復恭敗依守亮而鳳翔李茂貞郾寧王行瑜鎮國韓建等共勅守亮納叛人請以鎮兵討之茂貞自為興元節度使以書誚責宰相帝為削守亮官爵因詔茂貞問罪滿存來救不克以衆入興元茂貞拔興鳳洋三州破守亮於西乘勝入興元復恭挾諸假子及存奔閬州洪進圍之帝以徐彥君帥鳳翔以興元授茂貞茂貞不肯拜帝乃以其子繼密為興元節度使俄而洪拔閬州守亮等皆挺身走將北奔太原趨商山飢甚丐食于野為邏戍所縛見韓建守亮視建左右八百人皆常隸已語建曰此屬吾養之素厚无一為我死公无費衣食不如殺之建許諾復曰公幸貸我俾生見天子陳先人功萬有一不死建檻車送京師吏縛以帛內絺于口帝御延喜樓問反狀守亮不得語頷而已左右白服罪即執獻大廟斬獨柳下梟于市守厚死巴州麾下兵多歸王建存奔京師為左武衛大將軍

揚晟不諱宗系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之妾周撻使亡去隸
神策軍為都校僖宗在陳倉郊寧朱玫遣萬騎合昌符追行在乃擢晟感義
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守大散關攻兵攻關晟數卻戰潘氏遂大敗內外无固
志帝更徙興元晟西奔致取興鳳二州晟襲文州逐刺史據成龍茂等州王
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故將與連和假威戎軍節度使守彭州晟擊建无功
引還且畏建圖已乃約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其兄弟合謀拒建掠新繁焚
漢州又攻東川顧彥暉為建兵所逐建使王宗裕率騎五萬圍晟食四郊麥
掠民資產晟假子實以騎八千降於建建以奇兵襲楊守厚等皆亡去晟開
門決戰大敗遂約降建饋十羊晟曰以我為机上肉乎不出建築用道屬陣
以入斬晟首晟有仁心下懷其息雖城中食尽無叛者初昌符死晟得其妾
周母事之周請為妻晟固辞旦夕問省乃視事愛將安師建者勇而有礼既
就執建顧曰爾報楊司徒足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誓同死生不忍復戴日
月三謂不回乃戮之

顧彥朗彥暉者豐州人竝為天德軍小校其使蔡京以兄弟有封侯相每厚
礼之使子贈賚稍稍進秩黃巢亂長安率軍同復京師彥朗遷累右衛大
將軍光啓中擢拜東川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劔門陳

敬瑄使吏奪其節彥朗不得入保利州敬瑄誣劾彥朗擅興兵掠西境僖宗
下詔申曉講和乃得到軍署彥暉漢州刺史初揚守亮急壁州刺史王建凶
暴欲逐之建間合溪洞豪酋取閬州擊利州刺史走即據二州守亮不能制
彥朗與建雅舊陰助資錢建攻成都彥朗挾憾與并力道路輒梗敬瑄告
難于朝帝詔和解又救李茂貞鑄諭會彥朗卒彥暉自知留後明年為節度
使中人送節為綿州刺史楊守厚所留守厚發兵攻梓州彥暉告急于建建
使李簡救之戒曰賊破并取彥暉無須再往也簡破守厚軍彥暉辭疾不克
取建素有吞噬心以彥朗與婚姪久未刃及彥暉則交好愈疏而境上關賊
相替詭建怒景福元年遂攻彥暉彥暉請救於楊守亮遣楊子彥戍梓執建
大將王宗弼彥暉責曰王公何以見討君為大將不諫云何宗弼謝罪即解
縛使就館帶幕衾服皆具更養為子改名琛明年建將華洪破綿州守厚走
得彥暉節時詔已進彥暉檢校司空東川節度使矣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
督彥暉建赴行在建率兵二十萬次綿州即劾彥暉劫輜運回襲之彥暉不
敢出但遣人塞建舟路建遂擊取巴閬蓬渠通果龍利八州帝遣中人為兩
川宣諭協和使建奉詔還而兵不解彥暉謀竄因大略漢眉資簡尋州李茂
貞亦欲爭其地使子興元節度使繼密引軍救彥暉以窺東川四年華洪率

喪五萬攻彥暉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敗彥暉兵奪鎧馬八百凡五十戰圍遂固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邠主戒不鎮鳳翔從茂貞代建皆不奉詔梓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嘗會諸將堂上養子璩尤親信彥暉以所佩劍號疥癩賞佩之使侍左右嘗語諸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疥癩賞衆曰諾及圍急璩請聚親信飲得同死彥暉顧王琛曰爾非我舊可自求生指頰填令逸彥暉手殺妻子乃自刎宗族諸將皆死麾下兵猶七萬初韋昭度為招討使彥暉建皆為大校彥暉詳緩有儒者風建左右髡髮黥面若鬼見者皆笑至是錄笑者皆殺之私署洪為東川節度留後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嫉其為中國之害也春秋之世楚滅陳鄭而卒復其祀聖之善之處存乎黃巢定京師功冠諸將昭宗嘗有意都襄陽依趙凝以自全大抵唐室屏翰皆為朱溫所翦覆過於夷狄荆舒之為害也甚矣

周王鄧陳劉趙二楊顏列傳第一百十一

二王諸葛李孟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唐書二百八十七

宋祁奉

救

撰

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大和末為河中騎將從石雄破回鶻終鹽州刺史重榮以父任為列校與兄重勳晉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王何察時兩軍士千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真玄真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厚之昏日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真嘆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諉於府擢右署重榮多權詭眾所嚴憚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略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賊然內憚重榮表以自副地邇京師賊調取橫數使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吏不堪命重榮為說都曰我所詭謀紆難以外援未至今賊裒責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則亡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奔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滂間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奉迎滂至大饗食士倡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誰得逐之為我疏首惡者眾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自滂更趣且騎滂即奔還重榮遂主留後賊使健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鄴率眾自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勵

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即拜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會忠武
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執以
徇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
掠河中漕米數十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沈于河遂舉同州降
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
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巢喪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
壁梁由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
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與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
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己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
使陳景斯摠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檢校太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累加檢校太傅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據塩
池之饒于時巨盜甫定國用大憂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策軍使建請
二池領屬益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塩三千乘于有司則斤所
餘以澹軍天子遣使者諭旨不聽令孜徙重榮充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
詔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討壁
沙苑重榮詔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

惑上也因示偽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致帝數詔和解克用
合河中兵戰沙死致大敗奔邠州神策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天子
走鳳翔俄嗣襄王煇僭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致領
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即獻練十
萬願討致自贖崇望還群臣皆賀重榮遂斬煇長安復平然性悍酷多殺戮
少縱舍嘗植大木河上內設機軸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發皆溺嘗辱部將常
行儒行儒怨之光啓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旦殺之推立重盈重盈
前此已歷汾州刺史黃巢度淮擢陝虢觀察使重榮據河中遷檢校尚書右僕
射即拜節度使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代重榮留長子珙領節度事入殺
行儒軍復安昭宗立進太傅兼中書令封琅邪郡王父子兄弟相繼帥守而從
子溫亦為忠武節度使乾寧二年重盈死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出繼重榮故
推為留後珙與弟絳州刺史瑤爭河上言珂本家蒼頭請選大臣鎮河中又與
朱全忠書言之珂急乃遣使請婚於李克用克用薦之天子許嗣鎮然猶以崔
胤為河中節度使珙復構珂於王行瑜李茂貞曰珂不受代且晉親也將不利
於公行瑜等約韓建共薦珙詔曰吾重已授珂矣重榮有大功不可廢行瑜
怒使其弟行約攻珂克用遣李嗣昭援之敗珙於猗氏獲其將李璠三鎮銜帝

之却其請也連兵犯京師謀廢帝誅執政而立吉王固請授珙河中克用聞之怒以師討三鎮瑤珙兵引去克用拔絳州斬瑤而屯渭北敗行約於朝邑行約走京師弟行實在左軍共說樞密使駱全瓘謀挾帝幸郿右軍李繼鵬以告中尉劉景宣二人茂貞黨也欲以兵劫全瓘等請帝幸鳳翔兩軍合譟承天門街帝登樓喻和之繼鵬怒輒射帝縱火焚門帝率諸王及衛兵戰繼鵬矢及帝胄軍乃退帝出幸定州將李筠軍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以鹽州六都兵從帝出啓夏門次于郊兩軍憚鹽州兵銳各走其軍帝次沙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亦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沒唐石惡之徙石門民匿保山谷間帝每出或獻飴漿帝駐馬為嘗民皆流涕旣而遣嗣薛王知柔及劉光裕還京師克用遣使者奔問行在帝因詔克用珂以兵趨新平又詔涇州張鐔會克用軍以扼岐陽克用在河中未出也帝懼茂貞之逼復使嗣延王戒丕以御服玉器賜之督其西乃壁渭北進營渭橋於是行瑜壁興平茂貞壁鄜行瑜兵數欲茂貞懼斬繼鵬傳首以謝繼鵬姓閻名珪左神策軍拍張人為茂貞養子云詔削行瑜官爵以克用為郿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珂為糧料使克用遣子存貞請天子還宮詔以騎三千戍三橋帝旣還加珂檢校司空為節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迎太原以李嗣昭助守河中因攻珙戰數北

珙任威震殺人斷首置前而顏色泰定下恐不敢叛然稍弱無鬪志光化二年為部將李璠所殺自為留後詔代珙節度又失衆九五月為牙將朱簡所殺挈其地入朱全忠表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更名友謙珙殺給事中王祝等十餘人幕府遭戮辱甚衆人有罪輒剗斫以逞祝者故為常州刺史避難江湖帝聞剛艱以給事中召道出陝珙謂且柄任厚禮之祝鄙其武暴不降意既宴盛列珍器音樂珙請於祝曰僕今日得在子弟列大賜也三請祝不荅珙勃然曰天子召公公不可留此遂罷遣更就道殺之族其家投諸河以溺死聞帝不能詰珙死贈太師詔陝州冤死者有司弔祭存問其家始全忠擊楊行密不能克諷荆襄青徐等道請已為都統以討行密帝猗違未報而珂與太原鎮定等道亦請加行密都統以討全忠繇是兩罷之全忠怨珂不忘也帝為劉季述所廢珂憤見言色屢陳討賊謀既反正首獻方物帝甚倚之而全忠以克用方彊不敢加兵及王鎔誣服拔定州而克用兵折乃謂其將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侮慢我爾持一繩縛之存敬以兵數萬度河由含山襲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刺史張漢瑜皆降以何綱成之進攻珂全忠率師繼進即劾珂交構克用為方鎮生事不可赦珂乞師太原為綱所迫不能進珂急使妻遺克用書曰賊攻我朝夕見俘乞食大梁矣克用荅曰道

且斷往救必俱亡不如歸朝廷珂窮遣使告李茂貞曰上初反正詔藩鎮無相疑而朱公不顧約以攻弊邑弊邑亡則邠岐非君所保天子神器斂手付人矣宜與華州韓公出精銳固潼關以張兵勢僕不武公其惠我西偏地以為扞守蒲請公自有之關西安危國祚長短繫公此舉也茂貞不吝珂益蹙會擣毀潛具舟將遁夜諭守兵無肯為用者牙將劉訓叩寢門珂疑有變叱之訓自袒其衣曰苟有它請斷臂自明珂出問討所宜答曰若夜出人將爭舟一夫鳴張禍繫其手如旦日以情諭軍中宜有樂從者可則濟否則召諸將行成以緩敵徐圖所向上策也珂然之明日登城語存劭曰吾於朱公有父子驩君姑退舍須公至吾自聽命乃執太原諸將并奉節印內存劭軍暨大幡城上遣兄璘與諸將樊洪等見存劭解圍而戍以兵全忠自洛至全忠王出也始背賊事重榮約為甥舅德其全已指日月曰我得志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忘拉言過重榮墓偽哭而祭以虞卿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全忠報曰舅之恩無日可忘君若以亡國禮見黃泉其謂我何珂出迎握手泣下駢轡以入居旬日以存劭守河中舉珂室徙于汴後令入覲遣人賊之於華州自重榮傳珂凡二十年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為縣伍伯令營苦之乃亡命沈浮里中龐勛反入盜中

為小校勦勢蹙率百餘人與泗州守將湯群自歸累遷汝州防禦使李瑒討
沙陀於雲州表為北面招討副使徙夏綏銀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黃巢
犯京師詔率代北行營兵入衛次同州降賊偽署河陽節度使代羅元杲元
杲者本神策將狀短陋倚中官勢剽射輸京師凡鉅萬人怨之爽至募州人
戰衆不從相率迎爽元杲奔行在爽間道奉表僖宗以自明詔拜節度使李
克用援陳許道天井關爽懼不肯假道出屯萬善克用自河中趨汝洛爽累
授京師東南面招討諸行營副都統左先鋒使兼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溫為
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
悉棄鎧馬奔還至脩武為魏博韓簡擊敗之不敢入簡留將趙文珩戍河陽
自攻鄆時中和二年也河陽人誘爽自金商馳復入之厚禮文珩及戍人還
之魏於是爽攻新鄉簡自鄆來戰獲嘉西簡陰窺關中其下不悅裨將樂彥
禎間衆之隙引其軍先還故簡兵八萬自潰相藉溺清水至不流明年詔爽
為東南面招討使伐秦宗權表李罕之自副爽雖興庸斯善吏治法令澄壹
人無愁咨擢累檢校司空光啓二年卒其將劉經與澤州刺史張言共立爽
子仲方為留後為蔡賊孫儒所攻奔于汴儒取孟州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少拳捷初為浮屠行丐市窮日無得者抵鉢褫祇被去

聚眾攻剽五臺下先是蒲絳民壁摩雲山避亂群賊往攻不克罕之以百人徑拔之眾號李摩雲隨黃巢度江降于高駢駢表知光州事為秦宗權所迫奔項城收餘眾依諸葛爽署懷州刺史爽伐宗權即表以自副屯睢陽無功又表為河南尹東都留守使捍蔡河東李克用脫上源之難喪氣還罕之迎謁謹甚勞饒加等厚相結罕之因府為屯會孫儒來攻罕之不出數月走保龜池東都陷儒焚宮闕剽居民士爽遣將收東都罕之逐出之爽不能制俄而爽死其將劉經張言共立爽子仲方欲去罕之而罕之故與郭璆有隙擅殺璆軍中不悅經間眾怒襲其營罕之退保乾壕經追擊及為所敗棄勝入屯洛陽苑中經戰不勝還河陽罕之屯鞏將度已經遣張言拒河上反與罕之合攻經不克屯懷州孫儒逐仲方取河陽自稱節度使俄而宗權敗棄河陽走罕之言進收其眾丐援河東克用遣安金俊率兵助之得河陽克用表罕之為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詔與屬籍又表言為河南尹東都留守罕之與言甚篤然性猜暴是時大亂後野無遺孑部卒日剽人以食又攻絳州下之復擊曹州王重盈欲出汴兵救罕之解圍還而言善積聚勸民力耕儲廩稍集罕之食之士仰以給求之無厓言不能馱罕之拘河南官吏笞督之又東方貢輸行在者多為罕之邀頓重盈反間於言文德元年罕之悉兵

攻晉州言夜龍襲河陽俘罕之家罕之窮奔河東克用復表為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遣李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率師三萬攻言城中食盡言納罕於汴求救全忠遣丁會葛從周牛存節來援戰沉河聚休休不利降全忠存孝還全忠更以丁會為河陽節度使言歸洛陽罕之保澤州數出鈔懷孟晉絳無休歲入匿保山谷出為樵汲者罕之俘斬略盡數百里無舍煙克用遣罕之存孝攻孟方立拔磁州方立戍將馬漑兵數萬戰琉璃陂罕之禽漑敗其衆大順初汴將李讜鄧季筠攻罕之罕之告急於克用遣存孝以騎五千救之汴士呼罕之曰公倚沙陀絕大國今太原被圍葛司空入上黨不旬日沙陀無完處矣存孝怒引兵五百薄讜營呼曰我沙陀永宄者須爾肉以飽吾軍請肥者出鬪季筠引兵決戰存孝奮稍馳直取季筠讜夜走追至馬牢川敗之克用討王行瑜表罕之副都統檢校侍中行瑜誅封隴西郡王檢校太尉兼侍中罕之恃功多嘗私克用愛將蓋寓求一鎮寓為請克用不許曰鷹鷂飽則去矣我懼其翻覆也光化初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罕之夜襲潞入之自稱留後報克用曰志勤死懼它盜至不俟命輒屯于潞克用遣李嗣昭先擊澤州拘罕之家屬送太原罕之攻沁州執刺史守將遂款于汴全忠表罕之昭義節度使命丁會援之與嗣昭戰含口嗣昭不利葛從周取澤州嗣昭

又攻罕之罕之暴得病不能事會代戍全忠更以罕之節度河陽三城卒于
行年五十八未幾嗣昭復取澤州以李存璋為刺史進收懷州攻河陽汴將
閻寶引兵至嗣昭還始儒去東都也井閉不滿百室言治數年人安賴之占
籍至五六萬繕池壘作第署城闕復完全忠懼言異已乃徙節天平以韋震
為河南尹爽諸將無傳地者言後賜名全義

王敬武青州人隸平盧軍為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和中盜發齊棣間遣
敬武擊定已還即逐師儒自為留後時王鐸方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
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趣其兵使西及京師平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龍紀元年卒子師範年十六自稱留後嗣領軍昭宗自以太子少師崔
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時棣州刺史張蟾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弘攻之弘
與蟾連和師範以金啗之曰君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惠也不然願死
墳墓弘少之不為備師範伏兵迎于路部將劉鄩斬弘遂攻棣州蟾請救於
朱全忠全忠馳使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而安潛不敢入師範喜儒學謹孝
于法無所私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許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
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懈
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廷中乃

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全忠已并鄆州遣兵攻師
範師範下之會全忠圖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以師範附全忠命揚行密部
將朱瑾攻青州且欲代為平盧節度師範聞之哭曰吾為國守藩君危不持
可乎乃與行密連盟遣將張居厚李彥威以甲槊二百輿給為獻者及華州
先內十輿閭人覺衆擐甲謀殺全忠守將婁敬思是時崔胤方在華閉門拒
戰執居厚還全忠劉鄩龔充州入之師範亦潛兵入河南徐沂鄆等十餘州
同日竝發全忠使從子友寧率軍東討是時帝還長安故全忠并魏博軍屯
齊州王茂章方以兵二萬合師範弟師誨攻密州破之以張訓為刺史進攻
沂州敗其兵還青州半舍而屯友寧方攻博昌未下全忠督戰急友寧驅民
十萬負木石築山臨城中城陷屠老少投尸清水遂圍登州茂章欲啗友寧
不肯救未幾城破友寧負勝攻別屯茂章度汴軍急與師範合擊友寧於石
樓斬其首傳於行密全忠怒悉軍二十萬倍道至茂章閉營伺軍懈毀壁出
鬪還與諸將飲訖復戰全忠望見歎曰吾有將如是天下不足平於是退屯
臨淄茂章畏全忠乃斂軍而南使李虔裕以五百人後拒茂章解衣寐虔裕
諄曰追至將軍速去茂章曰吾共決死虔裕固請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虔裕
一軍覆茂章免全忠見虔裕欲釋之瞋目大罵而死張訓召諸將謀曰汴人

至師少何以待之衆請焚城而亡訓曰不然即封府藏下縣門密引兵去汴軍見府庫完德之不追全忠留揚師厚團青州敗師範兵於臨朐執諸將又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衆尚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全忠歸其弟假師範知節度留後事師範獻錢二十萬緡以謝軍汴將劉重霸執隸州刺史邵播得其書八百紙皆教師範戰守全忠憚而殺之葛從周圍兖州劉鄩不肯下從周以師範命招之乃盡出將士開門降從周為辨裝使詣汴鄩但素服乘驢而往全忠賜冠帶辭曰囚請就執未許既見慰之飲以酒固辭全忠笑曰取兖州量何大邪擢署都押衙在諸舊將上諸將趨入鄩一無讓全忠竒之歲餘徙師範于汴亦縞素請罪全忠見以禮表為河陽節度使既受唐禪友寧妻訴讎人于朝乃族師範于洛陽先是有司坎第左告之故師範乃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不兇子擢坑之則昭穆失序不可見先人地下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

孟方立邢州人始為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奕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潯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為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洛磁為鎮治邢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勛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

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
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良克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為帥僖宗自用舊宰相
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
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勣銳為刺史謂潞險
而人悍數賊大帥為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桀重遷有對言會克用
為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筠安
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為方立所破又使李克脩攻取之殺勣銳遂并潞州表
克脩為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洛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為昭
義而朝廷亦命克脩以潞州舊軍畀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脩字崇遠克
用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司空方立倚朱全
忠為助故克用擊邢洛磁無虛歲地為鬪場人不能稼光啓二年克脩擊邢
州取故鎮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為克脩所破斬首萬級執臻
等拔武安臨洛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為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丐兵於
王鎔鎔以兵二萬赴之克脩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
以金啖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用伏
兵于險忠信前軍沒既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纔十二龍紀元年克

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磁洛方立戰琉璃坡大敗禽其二將被斧鎖徇
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立力屈又屬州殘墮
人心恐性剛急持下少恩夜自行陴兵皆倨告勞自顧不可復振乃還引酖
自殺從弟遷素得士心衆推爲節度留後請援於全忠全忠方攻時溥不即
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弘信不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
孝復攻邢遷挈邢洛磁三州降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
爲邢洛磁團練使以遷爲汾州刺史

贊曰以亂救亂跋扈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險賊者能之蓋救亂似霸然而
似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王重榮寧不信哉破蕞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
爲當世者俄而奮私隙逼天子出奔雖馘朱玫仆偽襄王謂曰定王室實卑
之也身死部將手救亂而卒于亂重榮兩得之不殺朱全忠而爲全忠誅絕
其嗣宜矣餘皆庸奴下材無所些言美貝云

二王諸葛李孟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楊時朱孫列傳第一百十三

唐書二百八十八

宋 祁 奉

救 撰

揚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少孤與羣兒戲常為旗幟戰陣狀年二十亡入盜中刺史鄭縈捕得異其貌曰而且富貴何為作賊縱之與里人田頔陶雅劉威善信宗在蜀刺史遣通章行在日走三百里如約而還秦宗權寇廬壽間刺史募殺賊差首級為賞行密以功補隊長都將忌之俾出戍將行都將問所乏對曰我須公頭即斬之自為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走淮南節度使高駢因表為廬州刺史乃以田頔為八營都將陶雅為左衝山將討定鄉盜駢將呂用之恐行密不可制遣俞公楚以兵五千屯合肥名討黃巢而陰圖之行密擊殺公楚秦宗權遣弟度淮取舒城行密破走之時張救據壽州許勅據滁州與行密挈戰又舒人陳儒攻刺史高瀆瀆來告難行密未能定賊吳廻李本逐瀆據其城行密虜之取舒州為勅所奪光啓三年張救遣將魏虔攻廬州大將李神福田頔破之楮城畢師鐸秦彥攻高駢呂用之以駢命署行密行軍司馬督其兵進援客袁襲說行密曰高公老耄昏妖人用權彥乃以逆除暴熾其亂公亟應必得其地行密乃檄部州裒兵而東次天長而揚州陷行密薄城而屯用之以兵屬之彥以騎兵背城戰行密卧帳中令曰賊

近報我俄而陷一屯別將李宗禮入曰兵相百戰且不利請堅壁徐引歸可也李壽怒曰以順去逆何衆寡為今尚何歸願以所部前死行密喜益甲出戰俘殺如藉彥軍不出會駢死龍勸行密與軍縋素大臨三日進攻城未能下用之將張審晟詭伏西壕殺閻者啓外兵彥軍疲守邏皆潰去行密入據揚州未閱月孫儒奄至兵銳其襲見行密曰公之入以少擊衆室家未完若外被重圍情見勢殆不如避之行密執海陵鎮遏使高朝殺之并其衆輦所收財歸于廬於是宋全忠自為淮南節度使遣將張廷範致命而授行密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知留後行密大怒廷範璠不敢入全忠更請以行密知觀察留後當此時孫儒彊赫然有吞吳越意行密欲遁保海陵龍勸還廬州治兵為後計行密乃還既又謀趨洪州襲不可曰鍾傳新興兵附食多未易圖也孫端據和州趙暉屯上元結此二人以圖宣州我綽綽有餘力矣行密從之端暉次采石行密自糝潭濟端等戰不勝龍勸行密速趨曷山堅壁以須宣人求戰示以弱待其怠一舉可禽宣將蘇瑋兵二萬對屯行密不戰分奇兵伐木開道四出瑋驚北遂圍宣州刺史趙錕糧盡親將多出降初行密有銳士五千衣以黑縵黑甲號黑雲都又并盱眙曲溪二屯籍其士為黃頭軍以李神福為左右黃頭都尉兵銳甚曲溪將劉金策錕必遁給曰將軍若出

願自吾壘而偕隍喜多遺之金許妻以女明日譟城上曰劉卽不爲爾壻隍
宵遁獲之隍全忠故人也發使求之龔曰斬首送之無後慮乃歸隍首于汴
昭宗詔行密檢校司徒宣歙池觀察使時韓守威以功拜池州刺史行密表
徙湖州以兵護送而李師悅在湖州與杭州刺史錢鏐戰不解蘇湖常潤亂
甚行密雖得宣州而蔡儔爲孫儒所破以廬州降儒進攻行密行密復入揚
州北結時溥扞儒全忠遣龐師古將兵十萬自潁度淮助行密敗於高郵行
密懼退還宣州遣安仁義襲成及取潤州自將三萬屯揚仁義又取常州
殺錢鏐將杜稜儒亦使劉建鋒奪潤常帝以杭州爲防禦使授鏐以宣州號
寧國軍授行密節度使大順二年儒屯溧水循山構壁行密遣李神福屯廣
德計曰兵倍不戰當避其銳驕之乃退舍儒衆以爲怯守者懈神福夜襲走
之儒將康旺取和州安景思取滁州神福擊降旺逐景思攻霽山屯破之禽
儒將李弘章俄而田頌劉威爲儒所敗行密欲守銅官神福曰儒掃境以來
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無敵矣又出輕騎絕賊糧道使前不得戰退無
仰諸不亡何待於是行密以神福爲宣池都游弈使儒始乏食常孰名賊陳
可兒間儒行密之闔竊入常州自稱制置使行密遣陶雅守潤州張訓入揚
州因執楚州刺史以輕兵襲常州斬可兒孫儒圍行密宣州凡五月不解臺

濠作魯陽五堰拖輕舸饋糧故行密軍不困卒破儒即表田頔守宣城長驅
入揚州戰凡七年定八州生人將盡行密勞隱休息其下遂安議出鹽茗畀
民輸帛幕府高勛曰瘡破之餘不可以加斂且帑貲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
易四鄰所無不積日財有餘矣行密納之始選吏綏勸所部蔡儔以廬州叛
附朱全忠納孫儒將張顥而倪章據舒州與儔連和行密遣李神福攻儔破
其將儔堅壁不出顥超堞降行密以隸表積軍積請戮之行密愛其勇更置
于親軍未幾儔自殺行密先豕皆為儔發掘吏請夷發儔冢不許表劉威
為刺史遣田頔攻歙州於是刺史裴樞有美政民愛之為拒戰頔兵數却樞
朝廷所命者食盡欲降遺行密書請還京師行密以魯劄代樞州人不肯下
請陶雅代雅於諸將最寬厚以禮歸樞于朝是歲李神福拔舒州倪章亡以
神福為舒州刺史乾寧二年行密襲濠州李簡重甲絕水縋而入執刺史張
璩以劉金守之進取壽州汴將劉知俊儲穀石碭將南襲張訓也漣水遣兵
浮海掩得其廬知俊戰不勝因攻漣水大敗身僅免詔拜行密淮南節度副
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弘農郡王董昌為錢鏐所
攻來告窮行密遣臺濠攻蘇州安仁義田頔攻杭州身督戰別將張崇為鏐
執行密欲嫁其妻各曰崇不負公願少待俄而還自是行密終身倚愛明年

五月破蘇州執鏐將成及以朱黨守之朱延壽拔蘄光二州行密以霍丘當南北走集以邑豪朱景為鎮將景驍毅絕人諸盜莫敢犯汴將寇彥卿以騎三千襲之致全忠厚意景不許苦戰彥卿敗而去田頔魏約張宣共圍嘉興鏐大將顧全武救之執宣約逐頔於驛亭埭未幾泰寧節度使朱瑾率部將侯瓚乘歸太原將李承嗣史儼史建章亦來奔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為將於是兵銳甚彊天下帝惡武昌節度使杜洪與全忠合手詔授行密江南諸道行營都統討洪汴將朱友恭聶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泗州金敗瞿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數壘崖開道以彊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全忠率萬從周萬騎攻光州崇再用遣小校王稔以輕騎覘賊汴兵圍之候者請救再用曰稔必殺賊弟無往稔解鞍自如暮依樾步戰殺傷多汴兵乃解時亡馬法峻稔追汴軍得馬乃還從周涉淮圍壽州而龐師古聶金以衆七萬壁清口朱延壽擊師從周軍敗之行密欲汴圍解乃擊師古李承嗣曰公能潛師趨清口破其衆則從周不擊而潰行密出車西門繇北門去以銳士萬二千齧雪馳迫清口不進雍淮上流淮師古軍張訓自漣水來行密使將羸兵千人為前鋒師古易之方圍棋軍中不

顧朱瑾侯瓚以百騎持汴旌幟直入師古壘舞槊而馳訓亦登岸超其柵汴軍大囂即斬師古士死十八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之叩泝水方涉爲瑾所乘溺死萬餘瑾徙屯安豐汴將牛全節苦鬪後軍乃得度會大雪士多凍死潁州刺史王勣薨燎新屬道汴軍免者數千人未幾復圍壽州七日走馬珣收散卒三百自黃州間道趨分寧絕山谷襲撫州鏐將危全諷列四壁皆萬人珣謂諸將曰爲諸君擊中壁食其穀以歸乃夜擊之全諷走明日珣高會廣旗幟伐鼓循山而下連營潰旣還行密罵曰豎子不遂據其城邪光化元年秦裴取鏐崑山鎮顧全武圍之行密諸將數敗全武遂圍蘇州臺蒙固守鏐自以舟師至蒙食盡行密遣李簡將勳迎之敗全武兵蒙得還後軍潰裴援絕全武勸其降決水灌城城壞裴乃降鏐喜具千人食以待旣至士不及百鏐曰軍寡何拒之久裴曰糧盡歸死非僕素也初成及之執行密閱其室唯圖書藥劑將辟爲行軍司馬固辭引刀欲自刺行密乃止厚禮而歸之鏐亦遣魏約等還全忠攻蔡州奉國節度使崔洪來丐師明年遣朱瑾率兵萬人攻徐州屯呂梁洪遂來奔會兩霖瑾引還行密攻徐州汴將李禮壁宿州以援全忠自將次輝州行密戰不勝乃解青州將陳漢賓擁兵送款行密王綰張訓周本率兵迎之漢賓中悔綰訓入見漢賓約麾下

嚮我不過日中若不至可攻城漢賓釋甲聽命光州叛行密自攻之汴將朱友裕來救撤圍還全忠諭馬殷成汴雷滿合兵攻行密汴滿猶豫內惡殷事全忠掠其境滿來結好行密壁黃鄂間杜洪真鳩于酒于井棄城去行密知不入全忠又遣使者督殷汴滿連兵解圍行密還詔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天復元年傳言盜殺錢鏐李神福急攻臨安顧全武列八壁相望神福伏軍青山雋若引去謀奔告全武悉衆躡之神福返鬪與伏夾攻斬首五千級執全武明日遂圍臨安鏐將秦昶以步兵三千降神福乃令軍中護鏐先募樵採鏐遣使者厚謝神福以鏐不死臨安未可下納犒而還明年大將劉存率兵二萬戰艦七百伐湖南殷伏軍長嶺洲以樓艦據上流乘風颺沙彊弩射之存軍熾行密歸顧全武於鏐鏐亦釋秦裴以報帝在鳳翔以左金吾大將軍李儼為江淮宣諭使授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封吳王永制封拜且告難時已削奪全忠封爵詔西川河東忠義幽州保大橫海義武大同八道攻之詔朱瑾為平虜節度使繇海州取青齊馮弘鐸為感化節度使出漣水攻徐宿使朱延壽圍蔡州田頌捍錢鏐行密討杜洪馬殷以分全忠勢行密乃以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使劉存副之遣冷業攻馬殷杜洪戰屢敗嬰城請救於全忠全忠使韓勅率步兵萬人屯灑口荆南節度使

成內亦悉衆救洪神福逆戰敗之泐溺死勅引衆走冷業屯平江爲三壁躬將許德勳以銳卒號定南刀夜襲業擊三壁皆破禽業掠上高唐年而去是時杜洪困甚且禽會田頌安仁義絕行密行密召神福存還計事洪復振頌之敗更以臺濠爲宣州觀察使復遣神福存攻鄂州順義軍使汪武與頌連和歙州刺史陶雅攻鍾傳兵過武所迎謁縛武於軍無錫當浙衝行密使票將張可悰守之鏐勁兵三千夜襲城可悰以百騎擊走之吏皆賀咎曰未也方勞諸軍一戰乃蔽火斂旗以須覘者以告鏐兵復至可悰大破之臺濠卒行密以子渥爲宣州觀察使天祐二年王彥章李德誠拔潤州殺安仁義以王茂章爲潤州團練使聶彥章等率舟師復伐勞攻岳州許德勳啓倍以舟千二百柁入蛤子湖瑋山之南爲木龍鎖舟夜徙三百舸斷楊林岸彥章入荆江將趨江陵倍躡之德勳以梅花海鷗迅舸進斷木龍舟蔽江車弩亂發執彥章溺死萬人殷釋彥章還德勳謂曰爲我謝吳王僕等數人在湖湘不可冀也行密寬易善遇下能得士死力每宴使人負劍侍陳人張洪因以劍擊行密不中近將李友禽斬之佗日侍劍如故行密蚤出有盜斷馬鞍不之問以故人人懷恩始乘孫儒亂府庫殫空能約已首費不三年而軍富雄嘗過楚州臺濠盛供帳待之行密一夕去遺衣卧內皆經補浣濠還之行密曰

吾與細微不敢忘本君笑我邪蒙大慙登城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鬱然渠肯為我忘身乎茂章遽毀損方帝困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為行密可亢全忠者然兵至宿州給言糧盡乃還全忠脅帝東遷行密恥憤被病全忠亦知天子倚行密為重乃弑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三日因是病篤乃將吏付家事問嗣於其佐周隱對曰宣州司徒易而信讓唯遙醜是好不可以嗣不如擇賢者時劉威以宿將有威名隱意屬威行密不答因以王茂章代渥使亟還行密召所親嚴求曰我使周隱召吾兒而不至奈何求往見隱召檄仍在几始渥守宣州押牙徐溫王令謀約渥曰王且疾而君出外此殆女媧人計它日有召非我二人勿應也及是二人以符召渥渥至行密承制授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南節度留後行密諗渥曰左衛都將張灝王茂章李遇皆怙亂不得為兒除之卒年五十四遺令殺葛為衣桐瓦為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諸將謚曰武忠張顯議歸都統印於宣諭使李儼行節度事諸將畏顯無敢對渥流涕騎軍都尉李濤曰都統印先帝所以賜王父子安得授人諸將唯唯顯投袂去乃共請於儼承制授渥兼侍中淮南節度副大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封弘農郡王渥好騎射初與許玄膺為刎頸交及嗣位事皆決之諸將莫敢忤渥求王茂章親兵不得及

去宜輦帷亦以行茂章慢罵不與踰年遣兵五千襲之茂章奔杭州秦裴執
鍾匡時溥授以江西制置使朱思勅范師從陳鏞以兵戍洪州溥為張顥所
制三人者溥腹心也顥脅以為有異謀遣陳祐疾馳懷短兵微服入秦裴帳
中裴大驚命飲召三將入皆色動酒行祐數其罪皆斬之溥召周隱曰君嘗
以孤為不可嗣何也隱不對遂殺之

贊曰行密與賊微及得志仁恕善御衆治身節儉無大過失可謂賢矣然所
據淮楚士氣剽而不剛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為四方倡以興王室熟視朱
溫劫天子而東謀窮意沮憤死牖下可為長太息矣

時溥徐州彭城人為州牙將黃巢亂京師節度使支詳遣溥與陳璠率兵五
千西討次河陰軍亂剽居人溥招戢其衆引還屯境上疑不敢歸詳以牛酒
犒士約悉貫其罪軍乃入共推溥為留後逐詳客館溥厚具貲裝遣璠護還
京師夜駐七里亭璠擅殺詳屠其家溥怒署璠宿州刺史俄殺之別遣將引
銳兵三千入關僖宗因以武寧節度命之巢敗東走圍陳州營泐水秦宗權
方據淮西相聯結溥地介於賊乃悉師討之軍鋒甚盛連戰輒克授東面兵
馬都統遂合許兗鄆兵逐尚讓於大康斬首數萬級讓以所部萬人降溥遣
將李師悅等追尾巢至葉蕪大破之諸將爭得巢首而林言斬之持歸溥以

獻天子故破賊溥功第一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阻兵拜溥蔡州行營兵馬都統賊平與朱全忠爭功嫌其日構孫儒方與楊行密爭揚州詔全忠為淮南節度使平其亂溥自以先起功名顯朝廷位都統顧不得而全忠得之頗悵恨全忠使司馬李璠郭言等東兵道宿州遺溥書請假道溥辭不可間其墮以兵襲之言戰甚力解而還全忠怨自是連歲略徐泗師不弛甲全忠自將及其郊未得志引去溥窮乞師於李克用克用為攻碭山朱友裕救之各亡其大將友裕進攻宿州不能拔時大順元年也明年丁會彘堤關汴水灌宿郭三月拔之使劉瓚守而溥將劉知俊引兵二千降全忠軍益不振民失田作又大水荐飢死喪十七以上乃請和於全忠全忠約徙地而罷兵昭宗以宰相劉崇望代之授溥太子太師溥慮去徐且見殺惶惑不受命諭軍中固留有詔聽可泗州刺史張諫聞溥已代即上書請隸全忠納質子焉溥既復留諫大懼全忠為表徙鄭州刺史諫畏兩怨集已乃奔楊行密行密以諫為楚州刺史并其民徙之以兵屯泗朱友裕率軍攻溥嬰城不出有語全忠曰軍行非吉日故師無功全忠遣參謀徐璠至軍責諭友裕曰溥困且破乃徇妖辭士心憤矣焚其書督饋饋急攻之溥將徐汶出降溥求救於朱瑾全忠自以兵屯曹將去留

精騎數千授霍存曰事急可倍道趨之瑾兵二萬與溥合攻友裕存引兵疾戰瑾溥還壁明日復戰霍存敗死之進逼友裕友裕堅營不出瑾食盡還兗州全忠使龐師古代友裕溥分兵固保石佛山師古攻拔之自是完壘不戰王重師牛存節等梯其堞以入溥徙金玉與妻子登燕子樓自焚死實景福二年全忠遂有其地私置守焉

朱宣宋州下邑人父以豪猾聞里中坐粥壩塔抵死宣亡命去青州為王彳武牙軍黃巢之亂彳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而宣為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揣知兵寡襲殺之據其地遂稱留後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留摠帳下兵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于陣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兵去僖宗嘉其守拜宣天平節度使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有衆三萬弟瑾勇冠三軍陰有爭天下心瑾嗜殘殺光啓中求婚於兗州節度使齊克讓託親迎載兵竊發逐克讓據府自稱留後天子即授以帥節兄弟雄張山東時秦宗權悉兵攻朱全忠使秦賢列三十六壁自將督戰全忠大恐求救于宣宣與瑾身率師往擊宗權宗權敗走全忠厚德宣見事之情好篤密而內忌其雄且所據比自勁兵地欲造怨乃圖之即聲言宣納汴士命移書詆讓宣以

新有恩於全忠故吝檄恚望全忠由是顯結其隙使朱珍先攻瑾取曹州壁
乘氏宣救曹不克奔還范珍圍濮州宣使弟罕救濮全忠自將擊罕斬之拔
濮州朱裕奔歸鄆使珍薄鄆挑戰宣不出裕為書給降導珍入信之夜以兵
數千傅城裕開門軍入縣門發死者數千縱砮石擊罕未入者殺裨將百餘人
復取曹以郭詞為刺史大將郭銖斬詞奔全忠瑾謀悉兵襲汴全忠乃自攻
瑾瑾以兵掠單父與全忠將丁會轉戰不勝去景福初復伐宣令從子友裕
先驅自繼之次衛南宣以輕兵夜掩友裕軍走之據其營全忠未知運糧以
入乃覺走瓠河與友裕相失距濮十五里吉明日友裕乃至宣留濮州全忠
令友裕馳壯騎謀鄆虛實身將而赴會宣引還縱兵戰全忠南走絕塹去幾
不脫大將多死乃謀持久徼極取宣歲一再暴其鄙奪之食俘其工織勸有
存者宣令賀瓌守濮州為友裕所攻委城走友裕進擊徐州時溥求援於宣
戰不勝而還溥遂亡全忠即遣龐師古攻齊州宣瑾比晟以兵久不下乾寧
元年全忠身往薄清河結壘宣瑾三分其兵出擊之全忠迎戰東阿南風急
汴軍居下甚懼俄而風返全忠得縱火焚其旁燔董漲天宣等大北是夏全
忠壁曹州南宣薄戰禽其將二人全忠還明年使朱友恭擊兗州瑾堅壁乃
塹而守宣饒瑾友恭奪其糧全忠自軍單父會宣求救于李克用友恭退壁

曹南數月全忠自伐宣州其麥敗克用將李承嗣等乃還宣追之大鈔曹州其秋全忠復攻鄆壁梁山宣克用挑戰全忠設伏破之斬首數千級引而南克用躡全忠後至柏和大寒全忠軍多死不閱月復圍兗州因略地龔丘賀瓌以奇兵擊全忠輜重不及戰鉅野東瓌大敗見禽師無牙餘軍道大陂風暴起全忠曰豈殺人有遺邪乃搜軍中復斬數千人風亦止執瓌示城下瑾之兄瓊守齊州見勢屈以州歸全忠結同姓權全忠許之輕騎至軍全忠勞苦加禮因使招瑾瑾領精騎鬲池笑語如平生歡乃使將胡規偽送款欲得瓊躬上符節全忠不之虞瑾伏壯士橋下瓊單騎至方交語士突起掖瓊以入斬其首棄城下汴軍大震全忠恚數日乃去三年克用使其將李瑋以兵屯莘援宣為羅弘信所破全忠大喜度宣可困遣龐師古伐宣宣逆戰敗于馬頰河師古迫其西門兵不出全忠之攻宣凡十興師四敗績宣才將皆盡益內沮度不能與全忠确則固守增堞深溝為不可逼明年葛從周密造舟于塹師入踰而升宣出奔為民所縛追至執以獻全忠斬之而納其妻使師古攻兗州二月食盡瑾自出督芻粟轉掠豐沛間而子用貞及大將康懷英等舉城降瑾引麾下走沂州刺史尹懷賓不納乃趨海州刺史朱用芝以其衆與瑾奔揚行密行密迎之高郵解玉帶以賜表領徐州節度使畀以兵師

古從周以兵七萬討行密瑾敗之清口擊殺師直而從周還師至泔水方涉瑾追及殺傷溺死幾盡瑾事行密尤盡力

孫儒河南河南人以趨下橫里中隸忠武軍為裨校與劉建鋒善黃巢亂以兵屬秦宗權為都將光啓初宗權遣儒攻東都留守李罕之出奔儒焚宮闕屠居人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與儒戰洛水爽敗儒亦東圍鄭州朱全忠屯中牟救之不敢前儒衆夜登城刺史李璠走儒進拔河橋遂取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出奔全忠壁河陰儒掠汴卽全忠兵卻屯汴城東南列偽旗鼓疑之儒乃還會全忠與宗權戰宗權敗走儒聞殺孟人汩尸於河焚井邑乃去宗權又遣儒鈔淮南乘高駢之亂儒留濠州會楊行密得揚州宗權使弟宗衡爭淮南以儒為副建鋒為前鋒儒常曰丈夫不能苦戰萬里賞罰繇已奈何居人下生不能富貴死得朝食乎未幾汴兵攻蔡宗權召之儒稱疾不往宗衡督之卽大會帳下酒酣斬宗衡并其衆與建鋒許德勳等明署騎七千因略定傍州不淹旬兵數萬號土團白條軍文德元年破揚州自為淮南節度使與時溥連和初全忠嘗以書招儒故又納款於汴且送宗衡秦彥昇師鐸首全忠藉以聞昭宗授儒檢校司空全忠署為招討副使龍紀初悉兵攻宣州行密取淮南儒還行密走始得潤常蘇三州兵益彊使建鋒守潤常全忠約行密圖之

儒謀定江南乃北爭天下畏全忠擣虛乃遣人卑辭厚賄全忠薦為朝詔授淮南節度使大順元年行密取潤州以安仁義守之常州以李友守之儒怒三分其軍度江建鋒復拔常潤仁義走全忠遣將龐從等軍十萬掩至高郵儒悉師禦之故仁義間取潤州劉威田頔等敗建鋒於武進取常州杭州錢鏐將沈粲自蘇州奔儒行密諸將在潤常者皆為建鋒所逐仁義顛棄潤州走明年儒引兵自京口轉戰召建鋒皆行行密諸將屯險者聞儒至皆走顧威等合兵三萬邀儒黃池儒遣馬步擊走之儒營廣德乘勝至東溪淮人大恐行密遣臺濠屯西溪自引軍逆戰儒軍圍之數重黑雲將李簡以騎馳之行密乃免儒遂圍宣州行密乞師於錢鏐會給濟暴湧廣德黃池諸壁皆沒儒分兵取和滁二州其秋儒焚揚州引而西傳檄遠近號五十萬旌旗相屬數百里所過燒廬墓殺老弱以給軍行密懼將遁去戴規曰儒軍數敗今掃地而至決死於我若吾遣降者間至揚州撫紓衣食使儒軍聞其家尚完人思歸不戰可禽也行密乃遣親將入揚州取儒營糧數十萬斛以稟飢民儒屯廣德陶雅以騎軍破儒前鋒屯嚴公臺十二月顧威與儒決戰皆大敗儒連屯稍西行密使陶雅屯潤州扼其歸路景福元年儒復圍宣州屯陵陽行密戰不利謀出奔時劉威方繫獄且死行密窮更召問計對曰儒焚倉隕

壘以來糧盡將為我禽若勁兵背城坐制其困李神福亦請據險邀儒糧行
密乃分兵攻廣德壁而絕饑道軍適大疫儒病殆遣建鋒躬鈔諸縣行密知
城下兵寡乃晨出率仁義顧珙有城決戰破五十壁會暴樹且具儒軍大敗儒
病甚股弁不能興顧執儒獻行密諸將皆降儒就刑于市見劉威曰中君之
謀儒嘗引鑑搔首曰此頭不久當入京師至是傳首闕下建鋒躬哭之相語
曰公常有志廟食吾等有土當廟以報德及躬據湖南表儒贈司徒樂安郡
王立廟以祀

楊時朱孫列傳第一百十三

高趙田朱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唐書一百八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李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吳祜奉
敕撰

高仁厚亡其系出初事劔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爲營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鋌輩咸以兵萬五千戍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爲鴟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鴟兒鬪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二千使仁厚將而東先是京師有不肖子皆著疊帶冒持擬剽閭里號閑子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者以怖其餘嘗涪治京兆至殺數十百人稍稍憚戢巢入京師人多避難寶雞閑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狀下約入邑閭縱擊軍入閑子聚觀嗤侮於是殺數千人坊門反閉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閭里乃安會邛州賊阡能衆數萬略諸縣列壁數十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韓求反蜀州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還使督兵四討屯永安阡能遣謀者入軍中吏執以獻謀自言父母妻子囚於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

之曰爲我報賊明日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署皆曰歸順皆得復
農矣縱謀去命諸將毀柵鼓而前賊渠羅渾擊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
持兵入諭其衆皆真降渾擊詐窮而逸吏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
降衆署皆得免則告諸壁大軍至賊帥句胡僧大驚斬之莫能禁衆
執胡僧以降韓求知大賊已禽徇諸壁曰敢出者斬衆罵之未赴水
死衆鉤出斬以徇餘柵皆下仁厚按轡裴回視賊壘吏請焚之仁厚命
取財糧乃縱火尸賊成都仁厚還天子御樓勞軍授仁厚檢校尚書
左僕射眉州刺史敬瑄與仁厚謀曰秀昇未禽貢輸梗奪百官乏奉
民不鹽食公能破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
聞賊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瀕江伐木頽水礙舟道負岸而陣
使游軍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彊弩直薄營火而謀之秀
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鴛沒鑿舟皆沈衆懼多潰秀昇斬潰兵欲
脅止之衆怒執秀昇以降仁厚問狀對曰天子蒙塵反者何獨我仁
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初隸神策軍累遷檢

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聞敬瑄以仁厚代己有望言敬瑄諷
帝召師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師立益怒移檄言敬瑄十罪殺
監軍田繪屯涪城遣兵攻綿州不克又檄劔州刺史姚卓文共攻
成都假卓文爲指揮應接使卓文不應帝乃下詔削官爵敬瑄即
表仁厚爲東川節度留後楊茂言爲行軍副使楊崇爲諸軍都虞
候率兵二萬討之師立遣大將張士安鄭君雄守鹿頭關仁厚次
漢州前軍戰德陽師立嬰城關四旬夜出兵擾北柵仁厚設兩翼
而伏披柵門列炬賊不敢進伏發擊走之楊茂言謂仁厚且敗引
兵走久乃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徇於
是士安不敢出師立自督士十戰皆北仁厚約城中斬首惡者賞
君雄諱于軍曰天子所討反者耳吾等何與乃與士安譁而進以
仁厚書示師立曰請以死謝衆自沈于池死君雄悉誅其家獻首
天子仁厚入府縱繫囚賑貧絕詔拜劔南東川節度使光啓二年
遂據梓州絕敬瑄君雄時爲遂州刺史亦陷漢州攻成都敬瑄使

部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死又發維茂州羌軍擊仁厚斬之乾寧中
皆追贈司徒

趙犍陳州宛丘人卅爲忠武軍牙將犍資警健兒弄時好爲營陣
行列自號令指顧羣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稍長
喜書學擊劍善射會昌中從伐潞州收天井關又從征蠻忠武軍
功多遷大校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請犍爲刺史
表于朝授之既視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
衝也乃培城䟽塹實倉庫峙藁薪爲守計民有貨者悉內之繕甲
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犍
擊禽之僖宗嘉其功遷累檢校司空巢聞楷死驚且怒悉軍據潑
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繚長壕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犍令
曰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
也且死國不愈生爲賊乎吾家食陳祿誓破賊以保陳異議者斬
衆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益怒將必屠之乃起八仙營於州

左僭象宮闕列百官曹署儲糧爲持久計宗權輸鎧仗軍須賊益
張犖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故人心固乃間道乞師於朱全忠未
幾汴軍至壁西北陳人思奮犖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
解中和五年擢彰義軍節度使巢維敗宗權始熾略地數千里屠
二十餘州唯陳賴犖獨完以功檢校司徒加泰寧浙西兩節度
皆在陳并領之龍紀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忠武軍節度仍
治陳州流亡踵還與弟昶至友愛後將老悉以軍事付之乃卒
贈太尉犖悉忠力以孤城抗賊巢卒敗亡然附全忠亦賴其力復
振故委輸調發助全忠常先它鎮云昶字大東神采軒異而內沈
厚有法度破孟措功多巢之圍昶夜振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者
犖曙決戰士爭奮死鬪禽賊酋數人斬級千餘犖領泰寧以昶爲
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當時方鎮言忠壯吏治舉言犖昶犖之
老乃授留後遷忠武節度使亦留陳進檢校司徒劭勸農桑於人
有恩惠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寧二年卒年五十三贈太尉犖

子珣字有節雄毅喜書善騎射巢之難激勵麾下約皆死以先家
通賊畏見殘齒即夜縋死士取柩以入庫有巨弩機牙壞不能張
珣以意調治激矢至五百步人馬皆洞賊畏不敢逼以勞檢校尚
書右僕射遙領廬州刺史昶帥忠武珣遷行軍司馬昶之喪知忠
武留後政簡濟上下安之全忠表為忠武軍節度使陳土惡善地
珣疊甃表墉遂無患三加檢校太保光化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進兼侍中封天水郡公按鄧艾故蹟決翟王渠溉稻以利農一
家三節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之天復初韓建帥忠武以珣知
同州節度留後昭宗還長安詔入朝賜號迎鑾功臣以檢校太傅
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從東遷歲餘以疾免卒年五十五贈侍中陳
人為罷市

田頽字德臣廬州合肥人略通書傳沈果有大志與揚行密同里
約為兄弟應州募屯邊遷主將行密據廬州頽謀為多攻趙鏗於
宣州鏗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頽乘輕舸

追之，鎰驚，遂見禽。行密表，頽為馬步軍都虞候。沙陀叛將安仁義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兵使在頽右。兩人名冠軍，中共攻常州。殺刺史杜稜，錢鏐方屯潤州。一夕潰，會孫儒南略頽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廣德，頽破其屯，與戰。頽走行密，怒奪其兵，或諫行密曰：「疆敵傳壘，不用頽非計也。」行密復將頽、儒，詒書仁義，通好以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此二人。功禽儒，乃表仁義為潤州刺史。頽、寧國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義至，檢校太保。頽已平，馮弘鐸至揚州，謝行密左右，求貲不已。獄吏亦有請頽怒曰：「吏覲吾入獄，邪？」又求池歛，為屬州行密不許。頽始怨，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錢鏐部將徐縮叛，鏐入杭州，逐縮。縮屯靈隱山，迎頽。頽遣客何曉見鏐，曰：「王宜東保，會稽無為虛屠士衆也。」鏐曰：「軍中小叛，常然。公為人長，何助逆耶？」頽攻北門，鏐登城與語，射中麾下。頽築壘絕往來道，鏐患之，出金幣十輦募能奪地者。陳璋以死士三百，免胄馳擊，奪其地。鏐授璋衢州刺

史頽攻城未能克將濟江絕西陵爲鏐將所却圍益急先是行密欲女鏐子鏐急乃遣元瑋迎女且告行密曰頽得志爲患必大請以子爲質願召還頽行密使人謂頽曰不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頽不從鏐輸錢二百萬緡犒軍頽又請鏐子元瓘出質乃與縮引兵還然內怨行密與鏐因移書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澶漫終爲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揚爲大刀布金玉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頽請悉儲峙單車以從行密答曰貢賦絲汴而達適足資敵爾於是頽絕行密大募兵李神福白行密頽必叛宜先圖之行密曰頽有大功而反狀未明殺之諸將不爲用頽遣其佐杜荀鶴至汴通好全忠喜屯宿州須變行密以康儒在頽所故授廬州刺史以間之頽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無地矣頽與安仁義連和攻昇州劫刺史李神福妻息厚養之神福方與劉存攻鄂州行密召之神福謂諸將曰頽反此心腹疾宜速攻之頽遣李臯詒書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地以王答

曰吾以一卒從吳王任上將終不以妻子易意乃斬臯破頽兵於
曷山始頽將王壇等以舟師躡神福後至吉陽磯不戰會日暮壇
掩神福軍半濟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因縱火士多死明
日壇復戰敗於皖口頽乃自將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
也乃瀕水堅壁不出請行密以兵塞頽走道仁義焚東塘戰艦夜
攻常州不克轉戰至夾岡立二幟解甲而息追兵莫敢嚮頽陳舟
蕪湖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
槩米志誠弩皆為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槩之一瑾槩
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為然又其治軍嚴善得士心戰卒數百濠梁
不毀開門鬪先告所當中然後射之茂章等不敢與确行密遣使
謂曰吾不忘记公功能自歸當復為行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欲
降其子固諫乃止行密召其將臺濠泣語曰人嘗告頽必反我不
忍負人頽果負我吾思為將者非公莫可濠頓首謝率騎度江為
陣以行士笑其法濠曰頽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王壇等戰廣德

濛以行密書遺壇諸將皆再拜氣奪濛麾兵擊之壇走神福旣以不戰困頽頽給言母病還至蕪湖聞壇敗留精兵二萬屬郭行琮身走城濛之行爲狹營小舍覘者以爲才容二千人頽輕之不復召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濛遁兵爭逐北遇伏頽大敗召蕪湖兵不得入行琮及壇皆歸行密頽志自料死士數百號爪牙都身薄戰濛退軍示弱士超隍濛殊死戰軍潰頽奔城橋陷爲亂兵所殺年四十六其下猶闕示頽首乃潰頽始以元瓘歸戰不勝輒欲殺之頽母護免及鏐與行密合頽曰今日不勝必殺元瓘已而頽死傳首至淮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禮亦葬康儒還元瓘於杭頽善爲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遇士若楊夔康駟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文圭有美名全忠鏐交辟不應頽置田宅迎其母以甥事之故文圭爲盡力夔知頽不足亢行密著溺賦以戒頽不用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安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召李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縛父子斬揚州

市濛字頂雲亦合肥人顓破行密表爲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初卒

朱延壽者廬州舒城人事行密破秦彥畢師鐸趙鎰孫儒功居多行密欲以寬恕結人心而延壽敢殺時揚州多盜捕得者行密輒賜所盜遣之戒曰勿使延壽知已而陰許延壽殺之初壽州刺史高彥溫舉州入朱全忠行密襲之諸將憚城堅不可拔延壽鼓之拔其城即表爲淮南節度副使全忠猶屯壽春延壽以新軍出每旗五伍爲列遣李厚以十旗擊西偏不勝將斬之厚請益五旗殊死戰全忠引去於是取黃蘄光三州以功遷壽州團練使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圍蔡以披全忠勢擢奉國軍節度使全忠兵每至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逼也延壽用軍常以寡鬪衆敗還者盡斬之田顓之附全忠延壽陰約曰公有所爲我願執鞭願喜二人謀絕行密行密憂甚紿病目行觸柱僵妻延壽姊也掖之行密泣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代我無憂矣遣辯士召之延壽疑不肯赴姊

遣婢報故延壽疾走揚州拜未訖士禽殺之而廢其妻
贊曰全忠唐之盜也行密志梟其元而後已田頵使出軍賊而助
之此其謀責難而絕之非忠於唐也棄所附而覬尊大亦已妄矣
孔子稱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如仁厚田朱
材不足爲吳蜀之老可與事天子哉

高趙田朱列傳第一百四

三劉成杜鍾張王列傳第二百五

唐書二百九十

端明學士兼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議大夫守尚書右丞兼御史大夫臣等謹將臣等撰次

祁奉

敕撰

劉建鋒字銳端蔡州朗山人為忠武軍部將與孫儒馬殷同事秦宗權儒之敗建鋒殷收散卒轉寇江西有衆七千推建鋒為主殷為前鋒張佶為謀主略洪虔數州衆遂十餘萬乾寧元年取潭州殺武安節度使鄧處訥自稱節度留後奉表京師詔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武安軍節度使建鋒已得志即嗜酒不事事新息小史陳贍為建鋒御者妻美且豔乃私之贍怒袖鐵槌擊建鋒死斷其喉衆推張佶為帥佶固辭馬暉傷佶左髀下令曰吾非而主時馬殷攻邵州未克於是遣人迎殷礫贍于市殷至佶坐受其謁既而率將吏推殷為留後詔即除檢校太傅潭州刺史殷以成納楊行密劉隱皆養士以圖王霸謂其屬高郁曰吾欲重幣以奉四鄰而固吾境計安出郁曰荆南闇弱焉能患我淮南我讎也固不吾援公

若置邸京師歸天子職貢王人來錫命四方畏服然後按兵討不
廷霸業成矣殷悟厚結宣武朱全忠以請于朝乃拜湖南節度兵
馬留後郁又教殷鑄鉛鐵錢十當銅錢一民得自摘山收茗筭募高
戶置邸閣居茗號八牀主人歲入筭數十萬用度遂饒於是收邵
衡水道郴連六州進攻桂州執留後劉士政諸城望風奔潰盡得
昭賀梧象柳宜蒙等州又攻容管執寧遠節度使龐巨曦虜其
衆及貲昭宗在鳳翔難方亟遣中人閒道賜朱書密詔使殷與楊
行密攻汴州殷兵訖不出殷弟賓沈勇知書史從孫儒為盜晚事
楊行密為黑雲軍使與錢鏐戰數有功夜卧常有光怪行密知之
曰吾今歸汝于兄辭曰實一敗卒公待以不死湖南在宇下朝夕
至但誼不忍舍公行密具齎以遣曰爾還與兄共食湘楚然何以
報我荅曰願通二國好使商賈相資行密喜既至殷表以自副每
勸殷與行密連和殷畏全忠卒不克殷與建鋒同里人凡宗權
黨散為盜者皆以酷烈相矜時通名蔡賊云

成納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爲浮屠後入蔡賊中爲賊帥假子更姓名爲郭禹當戍江陵亡爲盜保火門山後詣荆南節度使陳儒降署裨校久之張瓌囚儒以禹凶慄欲殺之禹結千人奔入峽夜有蛇環其所祝曰有所負者死唯命旣而蛇亡禹乃龍歸州入之自稱刺史招還流亡訓士伍得勝兵三千秦宗權故將許存奔禹禹以青州剽卒三百畀之使討荆南部將牟權于清江禽權取其衆禹又破其將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禹荆南節度留後始改名納復故姓宗權餘黨常厚攻夔州是時西川節度使王建遣將屯忠州與夔州刺史毛湘相脣齒厚屯白帝納率存乘二軍之間攻之二軍使人誚辱納韓楚言尤劇納恥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逞會存夜斬營襲厚破之厚奔萬州爲刺史張造所拒走綿州存入夔州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常辱軍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納畏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

唐書列傳一百九十五
即使司馬劉昌美守夔率存沂江略雲安建將皆奔存按兵渝
州盡下瀕江州縣時王建肇據黔州自守帝以建肇爲武泰軍節
度使納遣將趙武率存攻之建肇走納乃以武爲留後存爲萬州
刺史存不得志納遣客伺之方蹴毬納曰存必叛自試其力矣遣
將襲之存夜率左右超堞走與王建肇皆降於王建納頗知吏
治嘗錄囚盡其情墊江賊陰殺令其主簿疑小史道芝訊不承臨
刑曰我且訟地下踰月吏暴死納聞益詳於獄始治州民版無幾未
再暮自占者萬餘帝數詔刻石頌功輒固辭時鎮國節度使韓建
亦以治顯號北韓南郭納進累檢校太尉中書令上谷郡王雲安權
鹽本隸鹽鐵納擅取之故能畜兵五萬初任賀隱隱賢者也故納
所舉少過晚得妻父任之譖害諸子納皆手殺之至絕嗣禮卽本
荆南隸州爲雷滿所據別爲節度納數請之宰相徐彥若不許及
彥若罷道江陵納出怨言彥若曰公專一面自視桓文一賊不能取
而怨朝廷乎納大慙晚喜術士餌藥瀕死而蘇天復三年帝詔准

南節度使楊行密圍鄂州朱全忠使韓勅救之諷洎與馬殷雷彥威犄角洎身自將而行下知洎不足亢行密無敢諫唯親吏楊師厚勸之洎爲巨艦堂皇悉備行至公安上不吉欲還師厚曰公舉全軍中道還何以見百姓洎乃行彥威潛師略江陵洎諸將念私無鬪志淮南將李神福壁沙橋望洎軍曰戰艦雖盛首尾斷絕可取也擊洎君山敗之火其船衆大潰洎投江死士民皆爲彥威所劫韓勅走還王建遂取夔施忠萬四州天祐中全忠表洎死國事請與杜洪皆立廟云

杜洪鄂州人爲里俳兒乾符末黃巢亂江南永興民皆亡爲盜刺史崔紹募民彊雄者爲土團軍賊不敢侵於是人人知兵杭州刺史路審中爲董昌所拒走安黃州中和末聞紹卒募士三千入鄂州以守洪爲州將有功亦逐岳州刺史居之光啓二年安陸賊周通率兵攻審中審中亡去洪乘虛入鄂自爲節度留後僖宗即拜奉軍節度使是時永興民吳討據黃州駱殷據永興二人皆隸土

團者也故軍剽甚洪雖得節制而附朱全忠絕東南貢路乾寧
初身自將擊討乞師淮南楊行密遣朱延壽助之洪引還延壽
拔黃州俘討獻京師駱殷棄永興走行密取其地洪得駱殷倚爲
腹心間取永興守之全忠方圍鳳翔昭宗遣使者東出道武昌洪
皆殺之時行密略光州詔洪出兵與忠義趙匡凝武安馬殷襲安州
行密使李神福劉存率舟師萬人討洪駱殷棄永興走縣民方詔等
以待命神福已得詔大喜以永興壯縣饋餽所仰旣得鄂半矣遂
進圍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汴全忠率兵五萬營霍丘行密禦之汴
兵不利引還使別將吳章以三千兵解圍神福迎破之時全忠方與
河東軍薄戰故不能救洪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荅洪計窮復走
全忠全忠遣曹延柞合吳章兵萬三千救洪淮南將劉存濬坎傅
城殷爲洪謀曰淮兵深入仰永興以濟若奇兵取之賊不戰而潰
洪以精兵合汴人間道掩永興三十里而舍存以方詔苗璘當之
汴亡卒走淮壁言軍虛實曰郵軍懦可取開道軍不可當也璘曰

殺彊則弱者撓矣乃自擊開道軍敗之禽汴士三百人徇城下洪軍氣沮存使辯士臨說洪恃汴方彊無降意或勸存急擊援兵則城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是日城陷執洪及曹延祚窮斬其餘行密見洪責曰爾同逆賊弑主與孤爲仇吾軍還而復爲賊後拒今定何如洪謝曰不忍負朱公與延祚皆斬揚州市以劉存守鄂州行密死馬殷遂取其地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負販自業或勸其爲盜必大顯時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衆推傳爲長乃鳩夷獠依山爲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仙芝遣柳彥璋掠撫州不能守傳入據之自言諸朝詔即拜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間傳之去竊州以叛使弟仔昌據信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徙南平傳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士民譴譎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險不可乃祝曰全諷罪無害民者火即止全諷聞謝罪聽命以女女傳子

匡時傳以匡時爲袁州刺史擊馬殷又以彭玕爲吉州刺史玕健將也傳倚以爲重廣明後州縣不鄉貢惟傳歲薦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臨觀資以裝齎故士不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旣貴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餽餅爲犀象高數尋晚節重斂商人至棄其貨去天祐三年卒匡時自立爲節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爲江州刺史恕兄立挈州附淮南因言兄結汴人圖揚州揚渥使秦裴攻匡時圍洪州匡時城守不出凡三月城陷淮軍大掠三日止執匡時及司馬陳象歸揚州渥切責匡時頓首請死渥哀赦之斬象于市彭玕旣失援厚結馬殷且觀虛實使者還曰殷將校輯睦未可圖也遂歸款玕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千金易筆百金償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始危全諷聞匡時立喜曰聽鍾卽爲節度三年我自取之及

渥兵盛不敢救潛謀攻渥會淮南亡將王茂章過州請曰聞公欲大舉願見諸將才否全諷蒐衆十萬邀茂章觀之對曰揚州有三三
等公衆正當其下盍更益之全諷不能答後爲楊氏所并

劉漢宏本兖州小史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略江
陵焚民室廬塵無完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崔錯降之表爲宿州
刺史漢宏恨賞薄有望三言會浙東觀察使柳瑫得罪乃投漢宏
觀察使之僖宗在蜀貢輸踵驛而西帝悅寵其軍爲義勝軍即
授節度使漢宏既有七州志侈大輒曰天下方亂刃金刀非吾尚誰
哉鷄噪諸廷命斫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斬白蛇何畏一

木中和二年遣弟漢宥率諸將攻杭州壁西陵爲董昌所敗復遣
兵七萬瀕江而屯昌使錢鏐宵濟襲破之明年漢宏屯黃嶺發洞
獠同攻昌鏐出富陽擊諸營多潰去漢宏大沮悉軍十萬列艦
西陵謀宵濟襲昌禱於江有一矢墜前惡之俄與鏐遇鏐俘馘五
千漢宏羸服走或執之給而免明日復戰鏐斬其弟漢容將辛約

時鍾季文守明州盧約處州蔣瓌婺州杜雄台州朱褒温州褒
兵最彊故漢宏使褒治大艦習戰以史惠施堅實韓公汶將其軍
帝聞抗越拏戰遣中人焦居璠持節詔通好皆不奉詔光啓二年
鏐率諸將攻越自趨道山破公汶於曹娥埭與褒戰燒其艦進屯
豐山堅實詣鏐降漢宏率麾下六百人走台州鏐斬其母妻子屯
杜雄饗其軍皆醉執漢宏以見董昌漢宏曰自古豈有不亡國
邪昌使斬于市叱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人可殺我嘗夢持金殺
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張雄泗州漣水人與里人馮弘鐸皆為武寧軍偏將弘鐸為吏
辱雄為辯數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溥二人懼禍乃合兵三百度江
壁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嘯會戰艦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
鎮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常州聞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之使
擊雄與之蘇州雄匿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械寶兵
散多降暉衆數萬雄即以上元為西州負其才欲治臺城為府

旌旗衣服僭王者揚行密圍揚州畢師鐸厚齎寶幣啗雄連和
雄率軍浮海屯東塘是時揚州圍久皮囊革帶食無餘軍中殺人
代糧纔千錢聞雄至間道挾珍走軍以銀二斤易斗米速糠粒以
差爲直雄軍富過所欲即不戰去暉數剽江道雄擊殺之坑其
衆自屯上元大順初以上元爲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衆
人思之爲立廟弘鐸代爲刺史弘鐸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行密已
得淮南弘鐸納好然倚兵艦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尚公廼進說行
密行密不從客曰公不見聽未知勝幾樓船時行密大將田頔在宣
州陰圖弘鐸募工治艦工曰上元爲舟市木遠方堅緻可勝數十
歲頔曰我爲舟於一用不計其久取木於境可也弘鐸介宣揚間不
自安而州數有怪天復二年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駭曰州且易
主大將馮暉等勸弘鐸悉軍南嚮聲言討鍾傳實襲頔行密知
之遣客說止不聽頔逆擊於曷山弘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行密
懼復振遣人迎犒東塘好謂曰兵有勝負今衆尚彊乃自棄于

海柰何吾府雖隘尚可以居若欲揚州我且讓公弘鐸舉軍盡哭
行密拏飛鱸不持兵入其軍執弘鐸手尉勉遂以歸表為淮南節
度副使見尚公迺曰頗憶為馮公求潤州否何多尚邪謝曰臣為君
恨其未遂行密笑曰吾得君尚何憂徐約者曹州人已得蘇州有
詔授刺史錢鏐遣弟鉉攻之約驅民黑鑿其形曰願戰南都從事
或曰都者國稱杭終有國乎約後寢寤寤與其下哭而別入海死鏐
使沈粲守蘇州約衆降潤州阮結結不能定鏐以成及討之盡殲
其衆

王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擘為固始令民愛其仁留之因
家焉世以此貫顯僖宗入蜀盜興江淮壽春亡命王緒劉行全合羣
盜據壽州未幾衆萬餘自稱將軍復取光州劫豪桀置軍中潮
自縣史署軍正主稟庾士推其信緒提二州藉附秦宗權它日賦
不如期宗權切責緒懼與行全拔衆南走略潯陽贛水取汀州自
稱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中曰以老孺

從者斬潮與弟審邽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會母死不敢哭夜殯道左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潛視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衆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美須眉才絕衆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瘡亦不自安與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緒以徇衆呼萬歲推行全為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以為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刺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為主至審知劍躍於地衆以為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為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乎潮令子軍曰天子蒙難今當出交廣入巴蜀以幹王室於是悉師將行會泉州刺史庾彥若負暴聞潮治軍有法故州人奉牛酒迎潮乃圍城歲餘克之殺彥若遂有其地初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率衆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鑑自領州詔即投刺史久之巖卒其婿范暉擁兵自稱留後巖舊將多歸潮

言暉可取潮乃遣從弟彥復將兵審知監之攻福州審知乘白馬
履行陣望者披靡號白馬將軍暉守彌年不下潮令曰兵盡益兵將
盡益將兵將盡則吾至矣於是彥復急攻暉亡入海追斬之建汀
二州皆舉籍聽命潮乃盡有五州地昭宗假潮福建等州團練
使俄遷觀察使乃作四門義學還流亡定賦斂遣吏勸農人皆安
之乾寧中寵福州爲威武軍即拜潮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卒
贈司空潮病以審知權節度讓審知不許詔審知檢校刑部尚書
節度觀察留後厚事朱全忠全忠薦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帝在鳳翔賜審知朱詔自三品皆得承制除授天祐初進
琅邪郡王審知字次都爲泉州刺史檢校司徒喜儒術通書春
秋善吏治洙民還者假牛犁興完廬舍中原亂公卿多來依之
振賦以財如楊承休鄭璘韓偓歸傳懿揚贊圖鄭戩等賴以免
禍審知遣子延彬作招賢院以禮之

劉知謙壽州上蔡人避亂客封州爲清海牙將節度使韋宙以兄

女妻之衆謂不可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子孫託之黃巢自嶺表北還湖湘閒羣盜螳結知謙因據封州有詔即授刺史兼賀水鎮使以遏梧桂知謙撫納流亡愛嗇用度養士卒未幾得精兵萬人多具戰艦境內肅然久之疾病召諸子曰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精甲犀械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知謙卒共推其子隱爲嗣清海軍節度使劉崇龜表爲封州刺史嗣薛王知柔代領節度未至而牙將盧瑑叛隱率兵奉迎知柔直趨廣州禽瑑獻之於是知柔以聞昭宗拜隱本軍行軍司馬俄遷副使天復初節度徐彥若死隱自稱留後虔人盧光稠者有衆數萬據州自爲留後又取韶州隱與爭之戰不勝悉師攻虔州光稠伏軍掉戰隱縱驅伏發挺身免天祐初始詔隱權節度留後乃遣使者入朝重賂朱全忠以自固是歲光稠死子延昌自稱刺史爲其下所殺更推李圖領州事圖死鍾傳盡劫其衆欲遣子匡時守之不克州人自立譚全播爲刺史附全忠云

三劉成杜鍾張王列傳第一百十五

Blank columns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biography.

宋 祁 奉

敕 撰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
 死志也大凡捐生以趣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為之雖一卅成敗亦未必
 濟也要為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類萬代不吾眩也夷齊排周存商商不言亡
 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斬德而夷齊為得仁仲尼變色
 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具天下之大閑歟茲鉄逆鼎搏人而肆其毒然
 殺一義士則四方解情故亂臣賊子絕然疑沮而不得逞向哉欲所以為彼
 者而為我也義在與在義王與王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礪生民而窒
 不軌也雖然非列丈夫曷克為之彼委靡軟熟偷生自私者具畏人也哉故
 次叙夏侯端以來凡三十三人于左方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左僕射詳孫也仕隋為大理司直高祖微時與
 相友大業中討賊河東表端為副端邃數術密語高祖曰王牀搖帝坐不安
 晉得歲真人將興安天下之亂者其在公乎但上性沈忌內惡諸李今金才
 已誅汝且取公且蚤為計帝感其言義師興端在河東吏捕送長安帝入京
 師釋囚引入卧內擢秘書監李密之降關東地未有所屬端請假節招諭乃

拜大將軍為河南道招討使即傳檄州縣東薄海南捷淮二十餘州遣使順
附次譙州會亳汴二州刺史已降王卅充道塞無所歸計窮彷徨麾下二千
人糧盡不忍委端去端乃殺馬宴大澤中謂眾曰我奉王命義無屈公等有
妻子徒死無益吾若首持與賊以取富貴眾號泣不忍視端亦泣欲自刎
爭持之乃上行五日餓死十四三遇賊眾潰從者纔二十餘人遂東走擲登
且以食端持節卧起歎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縱其下令去毋俱沒會李
公逸守杞州勒兵迎端時河南地悉入卅充公逸感端之節亦固守卅充遣
人以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印綬召端解所服衣以贈端曰吾天子使寧汴賊
官邪非持首去不可見即焚書及衣因解節毛懷之間道走宜陽歷崖峭榛
莽比到其下僅有在者皆體髮癯焦人不堪視端入謁自謝無功不及危困
狀帝閱之復拜秘書監出為梓州刺史散祿粟周孤窮不為子孫計貞觀元
年卒

劉感岐州鳳泉之後魏司徒豐生孫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戍涇州為薛仁
果所圍糧盡殺所乘馬啖士而者骨自飲至和木屑以食城垂陷長平王叔
良救之賊乃解與叔良出戰為賊執還圍涇州令感約城中降感給諾至城
下大呼曰賊大飢在朝暮奉生數十萬眾且至勉之無苦仁果怒執感埋

其半士中馳射之至死。置其骸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爵平原郡公，封戶二千，謚忠壯。詔其子嗣封爵，賜田宅焉。

常達，陝州陝人，仕隋為鷹擊。將嘗從高祖征伐，與宋老生戰，霍邑軍敗，自匿。帝意已死，乃自歸。帝大悅，命為統軍，拜隴州刺史。時薛舉方彊，達敗其子仁果，斬首千級，舉遣將件士政給降。達不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劫之，并其眾二千歸賊，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乎？」答曰：「彼癯老嫗，何所道？」舉奴張貴又曰：「亦識我不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勞擊其面，達不為懼，亦拔刀逐之。』」趙弘安為蔽捍，乃免。仁果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止可求之古人為執士政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以達并劉感事授史官。令狐德棻云：終隴西刺史。

敬君弘，絳州絳人，北齊尚書右僕射顯儁曾孫也。累功歷驃騎將軍，封黔昌侯。以屯營兵守玄武門，隱太子之死，左右解散，其車騎將軍馮立者有材武，歎曰：「生賴其寵，死不共難，我無以見士大夫。」乃與巢主親將謝叔方率兵攻玄武門，殊死鬪。君弘挺身出，或曰：「事未可判，當按兵待變。」成列而鬪，可也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呼而進，皆戰歿。立顧其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走。君弘等敗，秦府兵不振，尉遲敬德擲巢主首示叔方，叔方下馬，勸亦出奔。明日，自歸太宗，曰：「義士也，置之。」俄而立。又至，帝讓曰：「汝離我兄弟罪一也，殺我。」

將士罪二也何所逃死荅曰出身事主當戰之日不知其它因伏地悲不自勝帝亦勞遣之詔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立己蒙貸歸語人曰上赦吾罪吾當以死報未幾突厥犯便橋立引數百騎與虜薄敗之咸陽帝喜受廣州都督前日牧守苛肆為蠻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產衣食弗求贏嘗見貧泉曰此豈隱之所酌邪吾雖日汲庸易吾性哉遂極飲去在職不二年有惠愛卒于官叔方歷伊州刺史善治軍戎華愛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徙洪廣二州都督卒謚曰勤本萬年人從巢王征討有功王表為屈咥真府左軍騎云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剛直健于吏隋大業末為南陽郡丞捕擊盜賊有功高祖入京師遣馬元規討韓山南獨子臧堅守元規遣士諷曉子臧殺之及煬帝已弒帝更使其壻薛君情齎詔言隋所以亡誨子臧子臧為故君發喪訖即送款就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武德初朱粲新蜀子臧率兵與元規并力元規軍不進子臧曰乘賊新敗上下惶沮一戰可禽若遷延其眾稍集吾食盡致死於我不可當也不納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又不許俄而粲得眾復張元規嬰城子臧扼腕曰謀不見用坐公死矣賊圍固會霖雨雉堞崩頽或勸其降子臧曰我天子方伯且降賊乎乃率麾下數百人赴敵死城亦陷

元規死之元規安陸人初以隊正從帝征伐持節下南陽得兵萬餘然無謀至于敗

王行敏并州樂平人隋末為盜長高祖興來降拜潞州刺史遷屯衛將軍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取長子壺關或言刺史郭子武儒不支且失路帝遣行敏馳往既至與子武不叶賊圍急儲侍空乏衆恟懼行敏患之會有告子武謀反遂斬之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由是人自奮賊乃去行敏又敗竇建德兵於武陟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麻亭破之既而釋甲不設備為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不屈賊遂斬之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忠惟陛下知之帝聞而悼惜黑闥之亂死事者又有盧士歆李玄通士歆客韓城隋亂結納莫高祖與之舊及兵興率數百人上謁汾陰又使兄子諭降劇賊孫華與劉弘基敗隋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擢要右光祿大夫為瀛州刺史黑闥遣輕騎破其郭拒戰半日士見親屬係虜乃潰士歆為賊擒欲使說下城堡不從見殺玄通藍田人為隋鷹揚郎將高祖入關率所部自歸拜定州摠管為黑闥所破爰其才欲以為將玄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志賊邪不聽囚之故吏有餉飲醜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劒舞可惜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撫方

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潰腹死帝為流涕擢其子伏護大將軍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隋大業時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攻齊郡通守張
須陁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而悍請自効須陁疑其不勝甲少之
士信怒被重甲左右韃上馬顧眄須陁許之擊賊維水上陣繞列執長矛馳
入賊營刺殺數人取一級擲之承以矛戴而行賊皆貽懼無敢充須陁乘之
大破賊士信逐北每殺一賊輒割鼻納諸懷既還驗以代級須陁歎伏遺以
所乘馬凡戰須陁先登士信副以為常煬帝遣使圖須陁士信陣法上內史
後須陁為李密所殺士信與裴仁基歸密署擢管仲統所部討王世充身被
重創見獲於世充世充愛其才厚遇之與同寢食後得密將郟元真等故士
信稍稍疏斥士信恥與伍率所部千餘人來降高祖拜陝州道行軍摠管因
謀世充士信行則先鋒反則殿有所獲悉散戲下有功者或脫衣解馬賜之
士以故用命然持法嚴至親舊無少貸其下亦不甚附師次洛陽攻千金堡
有惡言詢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唬譟保卒若自東都出奔者既而陽
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保立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無類賊平授
絳州摠管封鄒國公從奉主擊劉黑闥洛水上得一城王君廓戍之賊急攻
潰而出王語諸將孰能守此士信曰願以守乃命之士信已入賊悉眾攻方

兩雪救軍不得進城陷黑闥欲用之不屈而死年二十八王隱悼購其尸以葬謚曰勇初士信為仁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斂葬北邙以報德且曰我死當墓其側至是如所志

張道源并州祁人名河以字顯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忽怖卧尸側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隋末政亂辭監察御史歸閭里高祖興署大將軍府戶曹參軍至賈胡保復使守并州京師平遣撫慰山東下燕趙有詔褒美封累范陽郡公淮安王神通略定山東令守趙州為竇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間遣人詣朝請乘虛擣賊心脅即詔諸將率兵影接俄而賊平還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群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為也更資以衣食遣之天子見其年耆拜綿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謚曰節道源雖官九卿無產貲比二斛粟二斛詔賜帛三百段族孫楚金有至行與兄越石皆舉進士州欲獨薦楚金固辭請俱罷都督李勣歎曰士求才行者也既能讓何嫌皆取乎乃並薦之累進刑部侍郎儀鳳初慧見東井上䟽陳得失高宗欽納賜物二百段武后時歷秋官尚書爵南陽侯有清槩然尚文刻當時亦少之為酷吏所構流死嶺表

李育德趙州人祖諤仕隋通州刺史為名臣世富子財家僮百人天下亂乃私完械甲嬰武陟城自保人多從之遂為長劇賊來掠不能克隋工與柳變等歸李密私署揔管密為王世充所破以郡來降即拜陟州刺史兄厚德自賊所逃歸度河復被執賊使招育德陽許之故兄不死賊帥段大師令裨校以兵守厚德陰得其驩乃與州人賈慈行謀逐賊茲行夜登城呼曰唐丘登矣厚德首獄擁群囚譟而出斬長史眾不敢動大師追城走即拜殷州刺史厚德省親留育德以守引兵拔賊河內保三十一所世充怒悉銳士攻之城陷猶力戰與二弟皆歿時死節者又有李公逸張善相凡三人公逸者與族弟善行居雍立以材雄為眾所歸始附王世充策其必敗乃獻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即拜揔管封陽夏郡公以善行為刺史世充遣其弟將徐亳丘攻之公逸請援未報因使善行守身入朝言狀至襄城為賊邏送洛陽世充曰君越鄭巨唐何哉荅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賊怒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襄邑縣公善相襄城人大業末為里長叔具述盜為眾附賴乃據許州奉李密密敗挈州以來詔即授伊州揔管王世充攻之屢困賊遣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也會糧盡眾餓死善相謂僚屬曰吾為唐臣當効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眾泣不肯曰與公同死愈於獨生城陷被執罵賊

見殺高祖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我乃封其子襄城郡公

高歡京兆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頰孫也舉明經稍遷通義令有治勞人刻石載德歷趙州刺史平昌縣子聖曆初突厥默覈入寇歡嬰城拒虜攻益急長史唐波若度且陷即與虜通歡覺之力不能制即自經不得死為虜執使降諭諸縣不肯應見殺初虜至有為歡計者突厥達錫所向無元公不能亢且當下之答曰我刺史不戰而降罪大矣武后歎惜贈文官尚書諡曰節詔誅波若籍其家下制暴歡忠節波若臣賊使天下知之子仲舒通故訓學擢明經為相王府文舉王所欽器開元初宋璟蘇頌當秉多咨訪焉時舍人崔琳練達政且璟等禮異之常語人曰古事問高仲舒時事問崔琳何復疑終太子右庶子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眷宗為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內腸繞桑社紮之閱夜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眷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為弗

及也神龍初母喪葬南關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即燥泉勿湧流廬之側
李又有華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于閭景雲時遷右武衛
中郎將玄宗屬其事於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鑿其名於泰華二
山碑以為榮卒配鄉食睿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謚曰忠以子承恩為
廬州長史中和中又擢其遠孫敬則為太子右諭德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陳駙馬都尉寬曾孫也陳亡徙河北長安中尚太子女
安定郡主拜典膳郎太子中宗也桓彥範等誅二張遣同皎與李湛李多祚
即東宮迎太子請至玄武門拍授諸將太子拒不許同皎進曰逆豎反道顯
肆不軌諸將與南衙執事刻期誅之須臾下到以係衆望太子曰上方不豫
得無不可乎同皎曰將相毀家族以安社稷奈何欲內之鼎鑊乎太子能自
出諭之衆乃止太子猶豫同皎即扶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入兵趨長生殿
太后所環侍嚴定因奏誅易之等狀帝復位擢右千牛將軍封琅邪公食實
戶五百主進封公主拜同皎駙馬都尉遷光祿卿神龍後武三思蒸濁王室
同皎惡之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李浚冉祖雍謀須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
三思會播州司兵參軍宋之孫以外妹妻延慶延慶辭之孫固請乃成昏延
慶心厚之不復疑故之孫子暹得其實之孫兄之問嘗舍仲之家亦得其謀

令晏密詰三思三思遣俊上意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帝殊不曉大怒斬同皎於都亭驛藉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仲之延慶皆死憬遁入比干廟自剄將死謂人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聰明其知我乎后三思亂朝虐害忠良滅亡不义可于吾頭國門見其敗也憬壽春人後太子重俊誅三思天下共傷同皎之不及見也睿宗立詔復官爵諡曰忠壯誅祖雍俊等先是許州司戶參軍燕欽融再上書斥皇后擅政且逆節已萌后怒勸中宗召至廷撲殺之宗楚客復私令衛士極力故死又博陵人即友亦表后及楚客亂被誅至是俱贈諫議大夫備禮改葬賜欽融一子官同皎子繇尚永穆公主生子潛字弘志生三日賜緋衣銀魚幼莊重不喜兒弄以帝外孫補千牛復選尚公主固辭元和中擢累將作監更或籍名比軍輒驕惰未事替柔奏罷之故不戒而辨監無公食而息錢舊皆私有至潛取以具食遂為故事遷左散騎常侍拜涇原節度使憲宗與對大悅曰吾知而善職我自用之潛至鎮繕壁壘積粟搆高屋侍兵利而敏遂引師自原州踰破石取虜將一人斤烽倭築歸化潘原二壘請復城原州度支沮議故原州復陷穆宗即位封琅邪郡公更節度荆南疏更惡榜之里間殺尤縱者分射三等課士習之不能者罷故無冗軍大和初檢校尚書左僕射卒于官贈司空

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人氣挺特不俗睿宗時姚萼蠻叛拜李蒙為姚州都督
宰相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蒙表為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
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雖無雅故哀其窮
力薦之家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之俘華人
必厚責財乃肯贖聞仲翔貴冑也求于縑曾元振物故保安留雋州營贖仲
翔苦無貲乃力居化負十年得縑七百妻子安遂州間關求保安所在困姚州
不能進都督楊安居知狀異其故資以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家急
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請覓官貲助子之保安大喜即委縑于蠻得仲翔以
歸始仲翔為蠻所奴三逃三獲乃轉鬻遠苗苗最遇之重嘉後夜囚沒凡十五
年乃還安居亦丞相故吏嘉保安之誼厚禮仲翔遺衣服儲用檄鎮近縣尉
父乃調尉州錄事參軍以優遷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吳公生吾死
今親歿可行其志乃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沒喪不克歸
仲翔為服縑經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為嵐州長
史迎保安子為娶而讓以官

李愷并州文水人或言其先出興聖皇帝譜系疏晦不復傳父希倩神龍初
右臺監祭御史愷少秀敏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張說罷宰相為相州刺史

坐有善相者說編問官屬後孰當貴工指橙及臨河尉鄭嚴說以女妻嚴而
歸其甥陰於橙會每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說在并州引橙置幕
府及執政為長安尉宇文融括天下田高選官屬多致賢以重其柄表假橙
監察御史分道檢覈數以課真拜御史坐小累下除晉陽令三遷給事中力于
治有任事稱明簿最下無敢給失李林甫意出為河南少尹尹肅見內倚權
散法殖私橙裁抑其謬吏下賴之道士孫旣生以左道幸託祠事往來嵩少
間干請亂吏治橙不為應故挾見諧諸朝天寶初除清河太守舉美政遷廣
陵長史民為立祠賽祝歲時不絕以捕賊負徙彭城太守封酒泉縣侯連
徙襄陽河東並兼採訪處置使入為京兆尹揚國忠惡之改光祿卿東京留
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橙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弈河南尹達
奚珣繕城壘勸士卒將遇賊西鋒帝聞擢禮部尚書祿山度河號令嚴密
候詞不能知已陷陳留策陽殺張介然崔無詖不數日薄城下常清兵皆白
徒戰不勝輒北橙收殘士卒數百裒斷弦折矢堅守人不堪鬪橙約奔吾曹荷
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縋去橙坐留守府弈守臺城陷祿山鼓
而入殺數千人矢著闕門執橙弈及官屬蔣清宮之有詔贈司徒諡曰忠懿
河洛平再贈太尉拜一子五品官橙通左氏春秋頗殖產伊川占膏腴自都

至關口時野彌望時謂地僻巖仕終少府監產利埒澄去澄十餘子江涵灑
瀛等同遇言唯源彭肱

源八歲家覆俘為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識源於洛陽者贖出之歸
其宗屬代宗聞授河南府參軍遷司農主簿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
絕酒葷惠林佛祠者澄舊墅也源依祠居闔戶日一食祠毀其先寢也每過
必趨未始踐階自營墓為終制時偃卧庭中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
李德裕表薦源曰賈誼稱守圉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天寶時士卒伏節逆
羯始興委符組棄城郭者不為恥而澄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
之光由澄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沈默理契深要一辭
開折百慮洗然抱此直節棄於清世臣竊為陛下惜之穆宗下詔曰昔盜起
幽陵振蕩河洛贈大尉澄處難居首正色就死兩河聞風再固危壁殊節卓
焉到今稱之源有曾參之行巢父之操泊然無營况此高年夫喪忠所以勸
臣節也旌孝所以激人倫也鎮澆淳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堯舉是四者
大節于時其以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尹遣官敦諭上道帝自遣使
者持詔書袍笏即賜又賜絹二百匹源頓首授詔謂使者伏疾年耄不堪趨
拜即附表謝辭吐哀慙一無受尋卒敬宗時擢澄孫為河南兵曹參軍

彭耀明經第大寶中選各臣子可用者自咸寧永遷右補闕從天子入蜀後
澄數年卒有孫景讓景莊景溫別傳

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二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即位錄
武德以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賜一子正員官史館攷勳各特高者九十
二人以三等條奏第一等以其歲授官第二等以次年第三等子孫數訟於朝
有詔差為二等增至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來宰相為首功臣次之至德以
來將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詔求李峴王珪戴胄馬周褚遂良韓瑗郝處俊婁
師德王及善朱劼則魏知古陸象先張九齡裴寂劉文靜張柬之袁如已崔玄
暉桓彥範劉幽求郭元振房瑄袁履謙李嗣業張巡許遠盧弁南霽雲蕭
華張錫李勉張謐蕭復柳渾賈耽馬燧李愬三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煙閣云
司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梁國公房玄齡

尚書右僕射檢校侍中萊國公杜如晦

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國公蕭瑀

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上柱國申國公高士廉

太子太師知政事特進鄭國公魏徵

侍中永寧郡公王珪

吏部尚書參豫朝政道國公戴胄

中書令江陵縣子岑文本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尚書高唐縣公馬周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禮部民部尚書事清苑縣男劉洎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河南郡公褚遂良

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子志寧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少傅北平縣公張行成

中書令行侍中兼太子少保脩縣公高季輔

侍中兼太子賓客襲潁川縣公韓瑗 中書令兼太子詹事南陽縣侯來濟

侍中兼太子賓客張文瓘

侍中甌山縣公郝處俊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酒泉縣公李義琰

內史河東縣侯裴炎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溫國公蘇良嗣

內史梁國公狄仁傑

納言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大將軍大摠管隴右諸軍大使譙縣子婁師德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右泉縣公王方慶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襲邢國公王及善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知兵部尚書事齊國公魏元忠

紫微令梁國公姚崇

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朱劼則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國公蘇瓌

吏部尚書兼侍中廣平郡公宋璟

黃門監梁國公魏知古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國公陸象先

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許國公蘇頌

中書令河東縣侯張嘉貞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水縣公李元紘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宜陽縣子韓休

中書令始興縣伯張九齡

司空河東郡公裴寂

納言上柱國魯國公劉文靜

太尉檢校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揚州大都督趙國公長孫无忌

禮部尚書河間郡王李泰

尚書右僕射檢校中書令行太子左衛率上柱國衛國公李靖

司空兼太子太師英國公李勣

開府儀同三司鄜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恭德

左光祿大夫洛州都督蔣國公屈突通

陝東道大行臺吏部尚書鄖國公殷開山

衛尉卿夔國公劉弘基

澤州刺史邳國公長孫順德

民部尚書上柱國莒國公唐儉

右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譙國公柴紹

右驍衛大將軍襄國公段志玄

洪州都督潯陽國公劉政會

左武候將軍相州都督邾國公張公謹

右武衛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

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胡國公秦叔寶

弘文館學士秘書監永興縣公虞世南

右衛大將軍兼太子右衛率工部尚書武陽縣公李大亮

左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

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邊道行軍總管耿國公王孝傑

中書令漢陽郡公張柬之

中書令博陵郡公崔玄暉

侍中平陽郡公敬暉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

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己

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韓國公張仁愿

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徐國公劉幽求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脩文館學士齊國公崔日用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鄭元振

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燕國公張說

紫微侍郎上柱國趙國公王珣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中山郡公王晙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冀國公裴冕

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縣公房琯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衛國公杜鴻漸

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兼懷州刺史魏國公李嗣業

平盧軍節度使柳城郡太守劉正臣

恒州刺史衛尉少卿兼御史中丞顏杲卿 常山郡太守袁履謙

河南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將軍檢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張巡

睢陽郡太守兼御史中丞許遠 御史中丞留臺東都知武部選盧弁

睢陽郡太守特進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

右第一 內史令延安郡公竇威

將作大匠判納言陳國公竇抗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江國公陳叔達

納言觀國公楊恭仁 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安吉郡公杜淹

中書令虞國公溫彦博 中書侍郎檢校刑部尚書參知機務崔仁師

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安國公崔敦禮

戶部尚書平因縣公許圜師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涇江道行軍總管任雅相

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范陽郡公盧承慶

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楚國公上官儀

右相廣平郡公劉祥道

左侍極兼檢校左相嘉興縣子陸敦信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樂城縣公劉仁軌

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安平郡公李安期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襲道國公戴至德

司列少常伯太子右中護兼正諫大夫同東西臺三品趙仁本

中書令趙國公李劼玄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

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崔知溫

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襲廣平郡公劉齊賢

納言樂平縣男王德真

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鉅鹿縣男魏玄同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特進輔國大將軍鄧國公史長倩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臨淮縣男劉禕之

納言博昌縣男韋思謙

地官尚書同鳳閣鸞為臺平章事格輔元

司禮卿判納言事渤海縣子歐陽通

內史李昭德

鸞為臺侍郎同鳳閣鸞為臺平章事陸元方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為臺三品杜景佺

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鄭國公韋安石

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東都留守趙郡公李懷遠

中書令道遙公韋嗣立

守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常山縣男李日知

檢校黃門監漁陽縣伯盧懷慎

中書令左丞相兼侍中安陽郡公源乾曜

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魏縣侯杜暹

侍中趙城侯裴耀卿

左武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神通

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

荊州都督周國公武士彠

右屯衛大將軍檢校晉州都督惣管譙國公竇琮

少府監莒國公劉義節

右光祿大夫羅國公張平高

洛州都督右衛大將軍鄴國公竇軌

首夔州都督息國公張長孫

金紫光祿大夫夷國公李子和

左監門衛大將軍檢校右武候將軍榮國公樊興

左監門衛大將軍巢國公錢九隴

右驍衛大將軍歸國公安興貴

右武衛大將軍申國公安脩仁

殿中監郢國公宇文士及

右武衛大將軍沔陽公公孫武達

荊州都督懷寧郡公杜君綽

右驍衛將軍濮國公龐卿暉

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泰

右翊衛將軍遂安郡公李安遠

幽州都督歷陽郡公獨孤彥雲

始州刺史左屯衛大將軍襄武郡公劉師立

右威衛大將軍濟東郡公李士蓋

右監門衛大將軍河南縣公元仲文

右監門衛將軍廬陵郡公秦師行

左領軍大將軍新興公馬三寶

右衛大將軍駙馬都尉畢國公阿史那社尒

鎮軍大將軍魏國公張士貴

左衛大將軍琅邪郡公牛進達

鎮軍大將軍嘉川郡公周護

陝州刺史天水郡公丘行恭

潭州都督吳興郡公沈叔安

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姚思廉

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特進胡方道行軍大摠管宋國公唐休璟

左羽林軍大將軍遼陽郡王李多祚

左領軍大將軍趙國公李湛

刑部尚書太子賓客魏國公楊元琰

殿中監兼知摠監汝南郡公翟無言

冠軍大將軍左羽林軍大將軍光祿卿天水縣公趙承恩

將作大匠裴思諒

右羽林軍將軍弘農郡公楊執一

左衛將軍河東郡公薛思行

光祿卿駙馬都尉琅邪郡公王同皎

中書令越國公鍾紹京

太僕卿立節郡王薛崇簡

右金吾衛大將軍涼國公李延昌

太子中允同正基翼國公馮道力

少府監趙國公崔諤之

左監門衛中候光祿卿申國公許輔軋

左金吾大將軍鄧國公張暉

朔方道行軍大摠管左羽林軍大將軍平陽郡公薛訥

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臨淮郡王李光弼

河東節度副大使守司空兼兵部尚書霍國公王思禮

左相幽國公韋見素

太保韓國公苗晉卿

中書令趙國公崔圓

太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郡王辛雲京

河西隴右副元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涼國公李抱玉

太子太師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信都郡王田神功

四鎮北庭涇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扶風郡王馬璘

左羽林軍大將軍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薛景仙

右散騎常侍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尚衡

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南陽郡公鄧景山

河東節度副使兼雁門郡太守光祿卿賈循

禮部尚書東京留守酒泉縣侯李愷

東平郡太守姚闓

右第二

盧彛黃門監懷慎少子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脩與兄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天寶初為鄜令所治輒最積功擢給事中拜御史中丞自懷慎奐及彛三居其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俄留臺東都兼知武部選安祿山陷東都吏亡散彛前遣妻子懷叩問道走京師自朝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即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為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觀者恐懼彛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空口逆黨為變色肅宗詔贈禮部尚書下有司謚時以為洛陽亡操兵者任其咎執法吏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對博士獨孤及曰首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玄奘勤其官水死守位忘躬也

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後身也彼死之日皆於事無補然則祿山亂大於里
不奔廉察之任切於玄貝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
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来推之不去全擇白刃之下孰與
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請諡曰貞烈詔可子杞別有傳杞子元輔

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擢進士補崇文校書郎杞死德宗念之不忘拜元
輔左拾遺歷杭常絳三州刺史課當最及授吏部郎中進累兵部侍郎為華
州刺史卒元輔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為累云

張介然者猗氏人本名六朗性慎愿長計畫始為河隴支郡太守王忠嗣皇
甫推明哥舒翰踵領節度並署營田支度等使入奏稱旨賜與良渥介然啓
曰臣位三品當給紫戟若列於京師雖富貴不為鄉人知願得列戟故里玄
宗許之別賜戟京師第門仍賜絹五百匹宴閭里長老本鄉得列戟自介然
始翰薦為少府監麻衛尉卿祿山反授河南節度採訪使守陳留陳留據水
陸劇居民孽夥而太平久不知戰介然到屯不二日賊已度河車騎蹂騰煙
塵漫數十里日為奪色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初有
詔購賊首而暴誅慶宗狀祿山入陳留見詔書拊膺大哭曰我何罪吾子亦
何罪乃殺之即大恚憤殺陳留降者萬人以逞血流成川斬介然於軍門以

偽將李廷望為節度使守陳留祿山已拔陳留則鼓而前無敢元中宿攻棗陽太守崔無訛率衆乘城聞師譟自隊如雨無訛與官屬皆死賊手以偽將武令珣戍焉無訛者本韋石外家博陵舊望也始無訛娶蕭至忠女至忠敗被貶父乃為益州司馬素善楊國忠既用事引為少府監守棗陽有詔贈禮部尚書謚曰毅勇

忠義列傳上一百一十六

忠義列傳中第二百一十七

唐書一百九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黃通奏書嘉祐待罪集賢館撰集

祁奉

敕撰

顏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
爲濠州刺史杲卿以陰調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莅事明濟嘗爲
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爲屈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
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再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
聞其名表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復謙
謁于道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
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爲著此履謙悟乃與真定令
賈深內丘令張通幽定謀圖賊杲卿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返
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爲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
泚祿山殺循以向潤客牛廷玠守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
處士權渙郭仲邕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爲

拒守計李愷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諸郡真卿斬子光遣甥盧
逃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以爲兵掎角可挫賊西鋒
乃矯賊命召欽湊計事欽湊夜還杲卿辭城門不可夜開舍之外
郵使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飲勞旣醉斬之并殺
其將潘惟慎賊黨殲投尸滹沱水履謙以首示杲卿則喜且泣先
是祿山遣將高邈召兵范陽未還杲卿使棗城尉崔安石圖之邈
至滿城虔萬德皆會傳舍安石給以置酒邈捨馬虔叱吏縛之而
賊將何千年自趙來虔亦執之日未中送二賊杲卿乃遣萬德深
通幽傳欽湊首械兩賊送京師與泉明偕至太原王承業欲自以
爲功厚遣泉明還陰令壯士翟喬賊於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立
宗擢承業大將軍送吏皆被賞已而事顯乃拜杲卿衛尉卿兼御
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
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
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

並斬僞刺史傅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皆
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至陝聞兵興大懼使史思明等率平
盧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賊急攻城兵少未及
爲守計求救于河東承業前已攘殺賊功兵不出杲卿晝夜戰并
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
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荅遂并盧逖殺之杲卿至洛陽
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
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
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
肉噉之詈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胡而絕年六十
五履謙旣斷手足何千年弟適在傍咀血噴其面賊鬻之見者垂
泣杲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杲卿已虜諸郡復爲賊守張通幽以兄
相賊譖杲卿於揚國忠故不加贈肅宗在鳳翔具卿表其枉會通
幽爲普安太守上皇杖殺之李光弼郭子儀收常山出杲卿履謙

二家親屬數百人於獄厚給遺令行喪乾元初贈杲卿太子太保
諡曰忠節封其妻崔清河郡夫人初博士裴郁以杲卿不執政但
諡曰忠議者不平故以二惠諡焉逖季明及宗子等皆贈五品官
建中中又贈杲卿司徒初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
得其髮持謁上皇是昔見夢帝寤爲祭後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
髮若動云後泉明購尸將葬得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履謙同
坎瘞指其域得之乃葬長安鳳栖原季明逖同塋泉明有孝節喜
振人之急旣爲承業所遣未至而常山陷故客壽陽史思明圍李
光弼獲泉明裹以革送幽州閒關得免思明歸國而眞卿方爲蒲
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女並流離賊中及是
并得之悉錢三萬贖姑女還取貲復往則己女復失之履謙及父
故將妻子奴隸尚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分多勻
薄相扶挾度河託眞卿眞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殯父與履謙
分柩護還長安履謙妻疑斂具儉狹發視之與杲卿等乃號踊待

泉明如父肅宗拜泉明郡令政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舉其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飢甯不給無愠歎居母喪毀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爲難

春卿個儻美姿儀通當世務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犀浦主簿嘗送徒於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轉蜀尉蘇頊代爲長史被譖繫獄爲椽閭賦自託頊遽出之魏徵遠孫瞻罪抵死春卿爲請玉眞公主得不死時人高其節終偃師丞臨終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諉汝後真卿主其昏嫁沈盈者亦杲卿甥有行義明黃老學解褐博野尉與杲卿同死難贈大理正官其二子遙達

賈循者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嘗稱疾不荅辟署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蔣松栢時號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諡曰廣孝徵君循有大略禮部尚書蘇頊嘗謂今頗牧及爲益州表署列將敗吐蕃於西山三遷靜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

伐次灤河屬凍泮欲濟無梁循揣廣狹爲橋以濟破虜而還以功擢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垠岑翳寇所蔽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范陽節度使李適之薦爲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爲副遷博陵太守祿山欲擊奚契丹復奏循光祿卿自副使知留後九姓叛祿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兼鴈門副之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爲瑞玄宗以循有功詔贈其父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循守幽州故杲卿招之以傾賊巢允循許可爲向潤客等發其謀賊縊之建中二年贈太尉諡曰忠從子隱林爲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朱泚難率衆扈行在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荅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卧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即奏曰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朕邪因令糾察行在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賊圍急隱林與侯仲莊冒矢石死戰已而解從臣稱慶隱林流涕前曰泚已奔羣臣大慶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資性急

不能容掩若不悛雖今賊亡憂未艾也帝不以爲忤拜神策統軍卒帝思其質直贈尚書左僕射以實戶三百封其家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叵知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荅曰是方爲國怪祥朝官不可爲也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性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立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祗受詔合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賁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頓丘令盧諶所殺賁引軍進至

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祇聞承制拜賁監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趨門爲衆躡死巡馳騎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諸朝騰牋祇府祇乃舉兗以東委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鬪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感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干通衢爲百世笑柰何潮赧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

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荅曰吾欲去將士不從柰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僞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繫送祗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

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
鋒俄而魯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
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載
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閭等合乃遣將雷萬
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止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水
爲不佞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
有功者請于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園陵孤外渠
可吝賞與賞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
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
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
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
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
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
示賊因出簿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豪無入其家有詔

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閤吏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勳以此痛恨聞者感槩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城招巡巡陰縱勇士數十人墮中持鉤陌刀彊弩約曰聞鼓聲而奮酋恃衆不為備城上謀伏發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餽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斫木皮鬻鬲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羸劣不能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傅堞巡出鉤干拄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

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
死者皆瘵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瘵
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
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蠶弩以食賊
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暮巡曰君祖父官乎曰
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柰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昔
爲將數死戰竟歿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
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
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
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
師不應遺布數千端霽雲嫚罵馬上請決死鬪叔冀不敢應巡復
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
披靡旣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使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
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制進

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
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
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
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
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
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至具源李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
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
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
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
江淮必亡且帥飢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
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羈賊城遂
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
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皆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

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
巡罵曰我爲君父死爾附賊乃大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
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
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
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閭雷萬春
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
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
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
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須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
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臺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
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
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
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
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

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每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
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為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
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厮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
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
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
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
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犄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
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
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
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
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
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靈雲閣府儀同
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
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玢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

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弈及巡
遠霽雲為上又贈姚閻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它子
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
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
雙廟云

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瓊辟
署劍南府欲以子妻之固辭兼瓊怒以事劾貶高要尉更赦還會
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
呼為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
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
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
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荅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
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北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
血巡功業墮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

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曰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不啻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其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愈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南霽雲者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爲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爲先鋒遣至睢陽與

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固
勸歸不去衡齎金帛迎齊雲謝不受乃事巡巡厚加禮始被圍築
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喑鳴而來者乃齊雲也巡對
泣下齊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子承嗣歷涪州
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

雷萬春者不詳所來事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
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
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
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爲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
去萬春將兵方略不及齊雲而彊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齊雲鈞
姚閻者開元宰相崇從孫父昇楚州刺史閻性豪蕩好飲謔善絲
竹歷壽安尉素善巡及爲城父令遂同守睢陽累加東平太守巡
之遣齊雲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
錙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趨

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顏其
後皆死巡難四人逸其姓名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
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僇潰梁宋間大小數
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
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
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
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
石刻贊明厥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忠義列傳中第一百一十七

忠義列傳下第一百一十八

唐書百九十三

宋 祁 奉

敕 撰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應募請為官安西副都護未幾
 兼北廷都護安西北廷節度使突厥首領阿布思內附本隸朔方賜姓李名
 獻忠度屬幽州素與安祿山有怨內懼故叛還磧外數盜邊玄宗患之詔千
 里將兵討捕千里諷葛邏祿陰令犄角獻忠果以窮歸葛邏祿縛之并妻子
 帳下數千人送千里所乃獻俘勤政樓詔斬以徇擢千里右金吾衛大將軍
 留宿衛祿山反詔募兵河東即拜節度副使雲中太守遷上黨長史賊來攻
 麈馘多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
 挑戰千里恃勇開縣門率百騎欲直禽希德幾得而救至乃退會橋壞馬顛
 為賊執仰首救諸騎使還曰為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中皆為泣下
 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還囚千里至東都安慶緒偽署特進囚客省慶緒敗
 為嚴莊所言後赦令數下追褒死難者惟千里生見執不及云初祿山構難
 西北戍兵悉入援故河隴郡縣皆陷吐蕃惟河西戍將袁光廷為伊州刺史
 固守歷年雖游說百緒終不降諸下同心無攜畔者及糧竭手殺妻子自焚
 死建中初贈工部尚書

龐堅京兆涇陽人四世祖玉事隋為監門直閤李密據洛口玉以關中銳兵屬王世充擊之百戰不衄世充歸東都秦王東徇洛王率萬騎降高祖以隋舊臣禮之王魁梧有力明軍法久宿衛習知朝廷制度帝顧諸將多不閑儀檢故授王領軍武衛二大將軍使衆觀以為模倣出為梁州掾管巴山獠叛王梟其首餘黨四奔屬縣獠與反者州里親戚為賊游說言不可窮躡王不聽下令軍中曰穀孰吾盡收以饋軍非盡賊吾不反聞者懼相謂曰軍不止吾穀盡且餓死乃共入賊營與所親相結斬渠長以降衆遂潰徙越州都督召為監門大將軍太宗以耆厚令主東宮兵雖老不怠小大之務無不親卒帝為廢朝贈幽州都督工部尚書堅歷潁川太守安祿山反南陽節度使魯昂表堅為長史兼防禦副使以薛原為潁川太守共守潁川時陳留棗陽已陷賊南陽被圍而潁川當往來劇賊將阿史那承慶悉銳攻之傅城百里樹木皆刊城中士單寡糧少而昂堅晝夜戰諸將兵無援者自正月盡十一月賊設木鵝衝車飛梯薄城矢如雨士皆雷諫夜半踰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致東京將磔解之有說祿山曰義士也彼為其王殺之不祥乃縛于樹比且死見者哭之原汾陰人父紹大常卿凡崇一娶惠宣太子女其女弟為太子瑛妃瑛廢貶原嶺外父乃得還

張興者東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趨而辯為饒陽裨將祿山反攻
饒陽興開張禍福壁曉敵入而嬰城彌年衆心遂固滄趙已陷史思明引衆
傳城興擐甲持陌刀重十五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
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晉嚴顏一巴
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為誠
思明曰云何興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為國掃除反為
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邪吾正起兵二十萬直趨洛陽天下大定
以偏師叩函谷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興曰桀紂秦隋窮人力舉四海興為怨
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無違德祿山非數帝賢具苟延歲月
終即禽耳思明怒鋸解之且死罵曰吾昆龍衰彊死兵敗賊衆軍中凜然為改容
○蔡廷王幽州昌平人事安祿山未有聞與朱泚同里閭少相狎近泚為幽
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王有沈略善與人交內外愛附泚多所叩咨數遣至
京師當是時幽州兵最彊財雄士驕悍日思吞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王間
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公南聯趙魏北奚虜兵多地險然
非求安計日趙魏反噬公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刻多難可勒動鼎粉若
何泚善之廷王陰欲耗其力則諷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貢賦助天子經費

獻牛馬係道儲會為單因勸此入朝此將聽諸校怒縛廷王辱之廷王無撓辭此不忍殺囚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王曰導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復執滿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此不能屈待如初又有朱體微者亦此腹心廷王有建白體微輒左右之故此愈信桀傲稍革廷王遂戴朝事此乃奏涿州為求泰軍薊州靜塞軍瀛州清夷軍莫州唐興軍置團練使以支郡隸屬盧龍軍稍削而此內畏弟滔偏已滔亦勸此入朝乃以軍屬滔廷王體微共白此公入朝為功臣首後務至重須誠信者乃可付滔雖大弟多變奈情如假以兵是嫁之禍也此不聽二人隨此到朝德宗為太子時知廷王名及見禮眷殊渥此統幽州行營為涇原鳳翔節度使詔廷王以大理少卿為司馬體微為要籍滔有請於此或不順廷王必折之俾循故法滔已破田悅復傲肆自用左右有惡廷王者妄云素毀滔欲四分燕廷王倡之體微和之滔表言二人離間骨肉請殺於有司亦遺此書云云此素滔奪其軍不從會滔以幽州叛帝示滔表而此亦白發其書乃歸罪於二人貶廷王柳州司戶參軍體微南浦尉以慰滔滔使謀伺諸朝曰上若不殺廷王當謫去得東出洛我且縛致麾下支解之將行帝勞廷王曰爾姑行為國受屈歲中當還廷王至藍田驛人白左巡使鄭詹商

於道險不可往詹言追使趨潼關廷王告子少誠少良曰我為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裂其壤使不得桀而敗於將成天助逆邪今更使我出東都此殆滔計吾不可以辱國比至靈寶自授于河宰相盧杞方疾御史大夫嚴郢欲逐之得廷王死狀即抵詹死而午出郢帝問廷王忠歸其柩厚賻之李晟平朱泚少誠等適終喪晟表丐追贈廷王并官二子而帝方招來滔寢其奏遂已

符令竒沂州臨沂人初為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挈子璘奔昭義節度使薛嵩署為軍副嵩卒田承嗣盜其地引令竒為右職田悅拒命馬燧敗之洹水令竒密語璘曰吾閱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無唯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時安用苟旦夕係縲京師宗族屠地汝能委質朝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璘泣曰悅忍人也近禍可畏谷曰今王師四合吾屬組甲臨見今行吾死不朽不行吾亦死尸壘逆地云何璘俯泣不能對初悅與李納會濮陽因乞師納分麾下隨之至是納兵歸齊使璘以三百騎護送璘與父啣臂別乃以衆降燧璘之出與三子同降悅怒引令竒切讓令竒罵曰爾忘義其有主且死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鈞死愈爾遠矣悅怒奮而起令竒臨刑色不變年七十九夷其家燧署璘為軍副詔拜特進封義陽郡王既聞父見言號絕泣

血燧表其冤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賜晉陽第一區祁田五十頃贈金奇戶部尚書璘字元亮李懷光反詔燧討之璘介五千兵先濟河與西師合從燧入朝為輔國大將軍賜靖恭里第二區藍田田四十頃璘之降母匿里中獨免及悅死詔迎於魏賜宴別殿璘居環衛十三年卒年六十五贈越州都督劉迺字永夷河南伊闕人少警穎聞誦六經日數千言善文詞為時推目天寶中擢進士第喪父以孝聞服終中書舍人宋昱知銓事迺方調因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此唐虞以為難今文部始掄材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臯陶之聖猶曰載米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二一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為體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欲為鼎鑪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丘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故干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鼃豈不非平執事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死鴻深沈之事亦可窺其門闕矣豈嘉之補剡尉劉晏在江西奏使巡覆充留後大曆中召拜司門員外郎德宗初進郭子儀為尚父時冊禮廢視詔文者不適所宜宰相崔祐甫召迺至閣草之少選成文詞義典裁俄擢給事中

權知兵部侍郎楊炎廬祀當國五歲不遷建中四年真拜兵部侍郎帝狩奉天廼卧疾私第朱泚遣人召之固稱篤復遣偽相蔣鎮慰誘廼佯瘖不答炎無完膚鎮再至知不可脅乃太息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寧以自辱擅腥復欲汙賢哲乎遂止廼聞車駕如梁州自投於牀搏膺呼天不食卒年六十帝聞其忠贈禮部尚書謚曰貞惠子伯芻別傳

孟華史失其何所人初事李寶臣為府官屬論議姦姦不回同舍疾之王武俊斬李惟岳遣華至京師陳事德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朱滔與武俊謀解田悅之圍帝詔華還諭欽亂其謀華至讓武俊曰安史未覆滅時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可取今日何汨汨且上於大夫恩其厚將還康中丞他州而歸我深趙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高官者大夫何望於失地邪夫藥苦口者利病大夫後日思愚言悔無逮或曰華入朝私奏便宜欲傾我故得顯職武俊惑之然以華舊人未忍奪其職卒進援悅華從至臨清稱病還怕州武俊令子察所為乃闔門謝賓客武俊知不足忌無殺華意既僭稱王授禮部侍郎不肯起嘔血死

張仵者本為澤潞將守臨洛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仵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賞為賞願以是女

賣直為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焉遂自河東將兵擊悅城下敗之
佗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居州十年擢右金吾衛大將軍
未拜卒贈尚書右僕射軍中議立其子重政母徐及兄號訴不肯從奔告淮
南節度使王鐸乃免詔嘉其忠起為金吾衛大將軍委鐸處以劇職封徐曾
國夫人

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將與王玢姚憺韋清志相善號四公子希烈反曾密得
其計一二以告李勉玢為許州鎮遏使會哥舒曜拔汝州希烈遣曾往拒曾
欲引軍據蔡使玢為應憺清居中謀取希烈密求藥毒希烈不死曾之行
希烈使假子十人從次襄城知其謀以告希烈使李克誠率驛軍千人劫曾
殺之而收其兵并殺玢憺始約事覺母相引清懼陽說希烈曰今兵寡恐不
能就事請乞師朱滔希烈然之至襄邑奔劉洽德宗贈曾太尉玢司徒憺工
部尚書擢清安定即王實封戶二百又有呂貴康秀琳梁興朝賈樂卿侯仙
欽皆死希烈之難贈賁秀琳尚書左右僕射興朝等皆秩尚書暹肅昉致祭
壇上命李勉哥舒曜訪其家子孫詔雖三世有罪常降一等曾無後貞元中
女及曾兄子豐爭襲封有司奏曾首謀歸順身死賊手陛下錫真食不幸絕
嗣宜令豐以五十戶奉祀女亦封五十戶

張名振本事李懷光為都將始懷光已立功德宗賜鐵券奉詔倨其名振到軍門大言曰太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反邪且安史僕固等今皆族滅公欲何為是資忠義立功耳懷光召見諭以賊彊須蓄銳俟時誘為不反及引軍入咸陽又曰公不反來此何邪不急攻此收京城欲以賊誰遺懷光怒曰病狂人也使左右拉殺之

石演芬者本西域胡人事懷光至都將尤親信畜為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卻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揔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璫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為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為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鬻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德宗聞贈演芬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三百萬斬成義於朔方

吳淑者章劄皇后之弟代宗立詔贈后祖神泉為司徒父令珪太尉擢叔父令瑤太子家令濮陽郡公令瑜太子誦德濟陽郡公淑太子詹事濮陽郡公並開府儀同三司令瑤兄弟故為縣令即將矣而淑用盛王府參軍進俄遷鴻臚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太將軍淑循循有禮讓無倨氣矜色見重朝

廷時以為材當所位不自戚屬者朱泚反盧杞白志貞皆謂泚有功不宜首
難得大臣一人持節射曉惡且後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淑曰陛下不以臣亡
能願至賊中諭天子至意帝大悅淑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
臣食祿死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恨下無犯難者即日齎
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業僭逆故留淑客者不遣卒被害帝悲梗
甚贈太子太保諡曰忠賜其家實戶二百一子五品正員官京師平官尤其
葬子士矩別傳

高沐者渤海人父馮事宣武李靈耀假守曹州靈耀反馮密遣人奏賊纖悉
有詔即拜曹州刺史會李正己盜有曹濮馮不能自通朝廷死官下沐貞元
中擢進士第以家託鄆故李師古辟署判官師道叛沐率其僚郭昉郭航李
公度引古今成敗前後鑄說不能入師道所厚吏李文會林英等乘間訐曰
比悉心憂公家事而為沐等所疾公奈何舉十二州地成沐輩千載名乎由
是疏斥沐令守濮州沐上書盛夸山東者公海之饒得其地可以富國師道謀
皆露後英奏事京師脅御史言沐以誠款結天子師道怒誅沐而囚昉濮州
守衛苛嚴九十年吳元濬拒命師道引兵攻彭城敗蕭沛數縣而還以緩王
師昉為繪書藏衣絮間使郭航間道走武寧軍見李愿請奇兵三千浮海擣

萊淄賊倚海不為備且居皆罪人無與守始昉畏事泄署師道所信吏劉諒名以遣原白諸朝議者疑師道使為之不得報航不敢循故道間關回遠還昉所未幾師道召航昉疑事露欲引決航曰事覺吾獨死君無患航卒自殺遂絕及王師討師道諸節度兵四入而彭城兵下魚臺金鄉李聽軍取海州若拾遺頗用昉策初准西平師道勢感內其權李公度與大將李英曇教獻三州使長子入侍師道然可俄中悔欲殺英曇賈直言諷師道嬖奴曰高沐冤氣在天禍且至英曇復死是益其祟也乃止逐于萊州俄殺之又有崔承寵楊偕陳佑崔清皆抗節忤賊李文會拍為沐黨沐之死皆被囚劉悟既平師道抵昉臂歔歔流涕辟置義成節度府亦請公度為僚屬元和十四年贈沐吏部尚書委焉摠備禮收葬恤其家航萊州人以氣聞師道署右職與昉世居齊初昉舉進士權德輿將取之聞其家賊中乃罷遂為賊聘二人卒能以忠顯

賈直言河朔舊族也史失其地父道冲以藝待詔代宗時坐事賜鳩將死直言給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鳩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父乃蘇帝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暨後署師道府屬及師道不軌提刀負棺入諫曰願前死不見城之破又畫縛載檻車狀而妻子係纍者

以獻師道怒囚之劉悟既入釋其禁辟署義成府後徙路亦隨府遷監軍劉
承偕與悟不平陰與慈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節度事洩悟以
兵圍承偕殺小使直言遽入責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効李司空邪
它日復為軍中所指笑悟聞感悔匿承偕於第以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
以臣節光明於朝穆宗召為諫議大夫群情灑然稱允而悟固留得聽始悟
子從諫貴其見直言輒衣紫擁笏以兵自衛直言諫悟曰即少年母使龔山
東熊朝服可擅著邪悟死從諫不發喪召大將劉武德等矯悟遺言與隣道
使共表求襲位直言入讓曰父死不哭何顏面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
耳直言仰天哭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為功臣然以張汶故自謂不繫
淋頭卒羞死即今日乃欲反邪從諫起抱直言項哭曰計窮而然直言曰君
何憂無土地今脅朝廷正速死耳若從武德謀吾見劉氏為元濟矣從諫拜
曰唯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攝留後使從諫居喪初從諫推鄣兵二千同謀直
言既折之軍中遂安大和九年卒贈工部尚書

辛謹者太原尹雲京孫也學詩書能擊箏劍重然諾走人所急初事李暉主錢
穀性廉勁遇事不處文法皆與之合罷居揚州年五十不肯仕而慨然常有
濟時意龐勳反攻杜怕於泗州謹聞之挈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愾素聞其

名握手曰吾僚李廷樞嘗為吾道夫子為人何意臨教吾無憂矣謹亦謂樞
可用事乃請還與妻子決同怕生死時賊張甚眾皆南走獨謹此行謹未至
怕憂之延樞知必來曰謹至可表為判官怕許諾俄而至怕喜曰圍急飛鳥
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勸解白衣被甲賊將李圓焚淮
口謹曰事棘矣獨出可以求援乃與楊文播李行實戊夜踰淮坎岸登馳三
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大將袁公昇等曰賊眾我寡
不可往謹拔劍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來乃逗留不進欲何為
大丈夫孤國恩雖生可羞且失泗則淮南為寇場君尚能獨存吾今斷左臂
殺君去推劍直前厚本持之公昇等僅免謹望泗慟哭帳下皆流涕厚本決
許付兵五百謹曰足矣徧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謹仆面于地泣以謝眾既
叩准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謹將斬之眾為請謹曰公等登舟吾救其死士遽
登已濟怕亦出兵表裏擊賊大敗謹入人心遂固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
赴援壁蓮塘怕欲遣人廷勞諸吏憚不敢出謹獨往犒而還圍三月救兵外
敗城益危謹復請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
令狐絢復詣浙西見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疑謹為賊計囚之謹引李嶧自
明嶧時為大同防禦使稱其忠可信審權乃許救合淮南兵五千鹽粟具方

淮路梗不得進，謹引兵決戰，斬賊六百級，乃克入城。上譴曰：「愾與下迎泣表其功于朝，授監察御史，圍凡十月，乃解卒完一州。初，謹求救，也過家十餘，未嘗見妻子，得糧粟二十萬。謹子及兄子客廣陵，託愾曰：『使先人不乏祀，公之惠也。』後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溫二州，乾符末，終嶺南節度使。方謹之少耕于野，有牛鬪，衆畏奔踐，謹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音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以飯，謹然。謹癯，短才，及中人後，其力亦少衰云。」

黃碣，閩人也。初為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碣怒曰：「是筆，它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駢表其能為漳州刺史。徙婺州，治有績，劉漢安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蘇州董昌為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久乃應。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披田畝，席貢獻之勤，位將相，非有勲業可紀，今不能盡忠。』王朝乃自尊大，一日誅滅無種矣。桓文不侮，周室曹操弗敢危。漢今王辟嬰一城，乃為大逆。何邪？碣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滅昌。怒曰：『碣不順我邪？』斥出之。碣移書袁府李洎曰：『順天建元以愚策之，針可為稍和，或竊其筆，景昌昌令使者斬之，使以首至昌。詎曰：『賊負我，三公不肯為而求死邪？』抵溷中，夷其家，百口坎鏡湖之南，同瘞焉。昌敗，有詔贈司徒，求其後不能得。昌已殺碣，洎亦遇害，乃召會稽令吳鏡問策，錄曰：『王為真諸侯遺。』

榮子孫而不為乃作偽天子自取滅三昌叱斬之族其家又召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固辭曰王自棄為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遜不敢以身許王也昌惡之曰遜不知天意以邪說拒我囚之它日謂人曰我無碣錄遜何之事即宣之

孫揆字聖圭刑部侍郎即遯五世從孫也第進士辟戶部巡官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京兆尹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為兵馬招討制置宣慰副使既而更授昭義軍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刁黃嶺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為自履行陣也揆大罵不詘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言聲不輟至死昭宗憐之贈左僕射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卓行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三仙二居書百九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龍圖閣直學士

直學士

直學士

直學士

直學士

敕撰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服除以窶困調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參軍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為不可絕嗣荅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渾泐能食乃止既長將為娶家苦貧乃求為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瓌譎

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蒸于于蒸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陰去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局鑰家無僕妾歲飢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飲是時程休邢字宇宙張茂之李萼萼族子丹叔惟岳喬潭楊拯房垂柳識皆號門弟子德秀善文辭作寒士賦以自況房瑄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潭時爲陸渾尉疋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

佞綺紈梁肉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諡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與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原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一生一死閒而後見其節德秀以為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迅世史官述禮易書春秋詩為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穎士尤罪子長不編年而為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自春秋三家後非訓齊生人不錄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賤惡太亟獎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為人師也世謂篤論休字士美廣平人字字紹宇宙字次宗河間人茂之字季豐南陽人寧字伯高丹叔字南誠惟岳

字謨道趙人潭字源梁人垂字翼明清河人拯字齊物隋觀王雄
後舉進士終右驍衛騎曹參軍粵擢制科遷南華令大水它縣
飢人至相屬粵為具餐鬻及去糗糧送之吏為立碑安祿山亂粵客
清河為乞師平原太守顏真卿一郡獲全歷盧州刺史拯與粵名
最著潭識以文傳後

權臯字士繇秦州略陽人徙潤州丹徒晉安丘公翼十二世孫父
倕與席豫蘇源明以藝文相友終羽林軍參軍臯擢進士第為臨
清尉安祿山藉其名表為薊尉署幕府臯度祿山且叛以其猜虐
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
墓墓妻臯妹也密約以疾召之墓來臯陽啗直視墓言而瞑墓為盡
哀自哈斂之臯逸去人無知者吏以詔書還臯母母謂實死慟哭
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臯潛候於淇門奉侍晝夜南奔客
臨淮為驛亭保以訶北方既度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
為屬高適表試大理評事淮南採訪判官永王舉兵脅士大夫臯

詭姓名以免玄宗在蜀聞之拜監察御史會母喪得風痺疾客洪州南北梗否踰年詔命不至有中人過州頗求取無厭南昌令王邁欲按之謀於臯臯良久不荅泣曰今何由致天子使而遽欲治之掩面去邁悟厚謝浙西節度使顏真卿表爲行軍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固辭嘗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邪李季卿爲江淮黜陟使列其高行以著作郎召不就自中原亂士人率度江李華柳識韓洄王定皆仰臯節與友善洄定常評臯可爲宰輔師保華亦以爲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卒年四十六洄等制服行哭詔贈秘書少監元和中諡爲貞孝子德輿至宰相別傳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叔父爲幽涼二州都督家衛州宗屬以伉俠相矜濟少孤獨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晉卿表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卧不起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祿山至衛使太守鄭遵意致謁山中濟不得已爲起祿

山下拜釣禮居府中論議正直久之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濟
素差衛令齊玘因謁歸具告以誠密置羊血左右至夜若歐血狀
陽不支昇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頭
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
希德歔歔嗟歎止刀以實病告後慶緒復使彊輿至東都安國觀
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為感動肅宗詔館之三
司署使汗賊官羅拜以媿其心授秘書郎或言太薄更拜太子舍
人來瑱辟為陝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郎宣城楚昭王廟埭地
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瑱死屏居七年大曆初江西節度使魏少
游表為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生子因其官字曰禮闈曰憲臺而
禮闈死憲臺更名逢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
歲飢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狹者朋友有緩急
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
元和中袁滋表濟節行與權臯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

少監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脩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汗其名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選懦者之所不爲蓋佛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甚無二焉愈嘗曰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世爲官族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培培城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惇相育旣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取女遂終身城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

者跡接于道間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使之有次置其樹者城遇之慮其恥退自匿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飢屏跡不過隣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斛乃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緡戒使者不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倣欲葬并親代負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緡與之倣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為奴以償德城曰吾子非也能同我為學乎倣泣謝即教以書倣不能業城更徙遠阜使頡其習學如初慙縊而死城齋且哭厚自咎為服總麻瘞之陝虢觀察使李泌數禮餉城受之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詔以著作佐郎召并賜緋魚泌使參軍事韓傑奉詔至其家城封還詔自稱多病老備不堪奔奉惟哀憐泌

不敢彊及爲宰相又言之德宗於是召拜右諫議大夫遣長安尉
楊寧賣束帛詣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
召見賜帛五十匹初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旣興草茅處諫諍官
士以爲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
苦而城寢聞得失且執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
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彊飲客客
辭即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卧客懷中
不能聽客語無得關言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每
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送
酒家無留也服用無言勛副客或稱其佳可愛輒喜舉授之有陳長
者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
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元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
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
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

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教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
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
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
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
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斤之簡孝秀德行外堂上沈酗不
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約者狂而直言
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
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季償王
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等書曰
詔出陽公道州僕聞悒然幸生不諱之代不能論列大體聞下執
事還陽公之南也今諸生愛慕陽公德懇悃乞留輒用撫手喜甚
昔李膺嵇康時太學生徒仰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
在今日誠諸生見賜甚厚將亦陽公漸漬導訓所致乎噫公有博
厚恢大之德并容善偽來者不拒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飛文陳

愚論者以爲陽公過於納汗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
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聖賢猶不免
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
之席不拒曲士且陽公在朝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薄之夫沮其
志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瞻望焉與其化一州其功遠近可量哉
諸生之言非獨爲己也於國甚宜蕃等守闕下數日爲吏遮抑不
得上旣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
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
觔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
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
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於刺史者拾不法事
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
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
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爲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齮駑馳入

唐書列傳百十九
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仆門闔
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
妻子中道逃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
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葬蕃和州人事父母孝學太學歲一
歸父母不許間二歲乃歸復不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
捐諸生去乃共閉蕃空舍中衆共狀蕃義行白城請留會城罷亦
止初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士無受汙者蕃
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為治喪償賈魯人魯卿第進
士有名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父輿有風幹當大中時盧弘止管鹽
鐵表爲安邑兩池榷鹽使先是法疏闊吏輕觸禁輿爲立約數十
條莫不以爲宜以勞再遷戶部郎中圖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
王凝特所獎待俄而凝坐法貶商州圖感知已往從之凝起拜宣
歛觀察使乃辟置幕府召爲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

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常與游攜
還朝過陝虢屬於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即表為僚
佐曾攜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
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
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圖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陽間關至河中
僖宗次鳳翔即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鷄不獲從又
還河中龍紀初復拜舊官以疾解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後再
以戶部侍郎召身謝闕下數日即引去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
以足疾固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
詔圖入朝圖陽憤恚趣意野老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圖本居中
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
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
休揣分二宜休耄而曠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
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為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

禍災云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
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每歲時祠禱鼓舞
圖與間里耆老相樂主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爲作碑
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
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朱全忠已篡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哀帝
弑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圖無子以甥爲嗣嘗爲御史所劾昭
宗不責也

贊曰節誼爲天下大閑士不可不勉觀臯濟不汙賊據忠自完
而亂臣爲沮計天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傾朝復支不有君子果能
國乎德秀以德城以鯁峭圖知命其志凜凜與秋霜爭嚴真丈
夫哉

卓行列傳第一百二十九